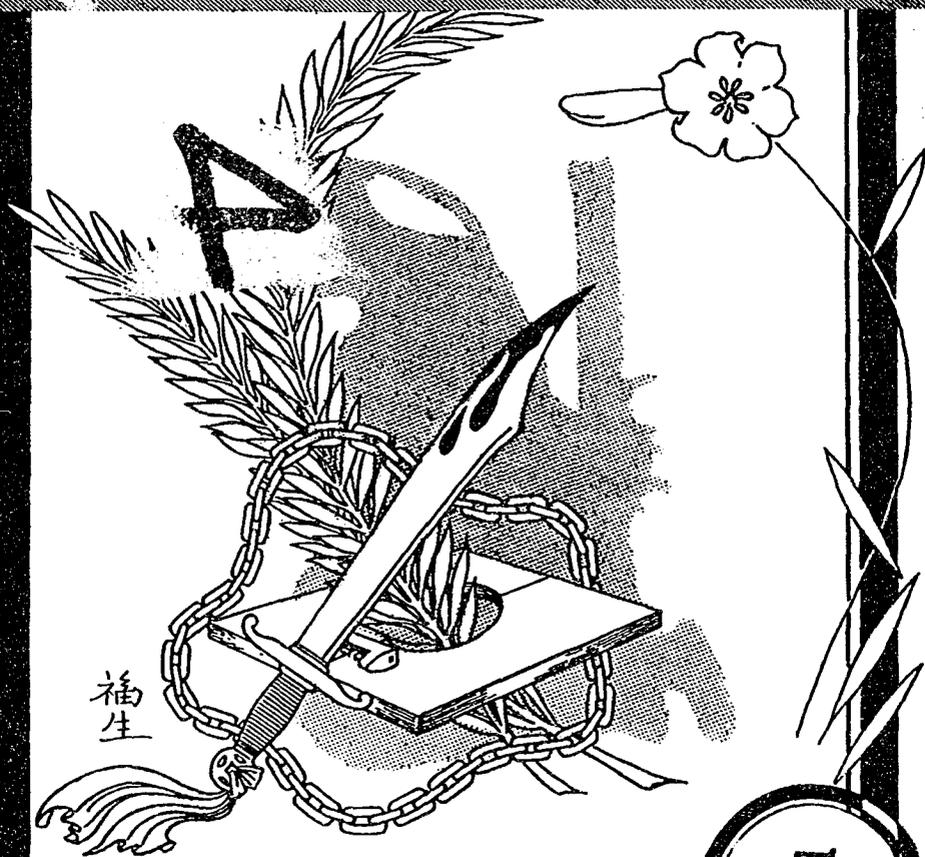


紅色的告白



福生

香港散真理學會出版

5

紅 色 的 百 合 花

第 五 卷

王 昌 社 編 譯

香 港 真 理 學 會 出 版

A. M. D. G.



Aliqui Martyres moderni, in persecutione Boxerum.

Auctor : P. P. X. Mertens, S. J.

In linguam sinicam vertit : S. Wang (王昌社)



Martyr Heroes In Modern Times

(From : The Yellow River Runs Red)

(Edifying episodes, of martyrs during the Boxer Persecution.)

Author : R. P. P. X. Mertens, S. J.

Translator : S. Wang (王昌社)



Imprimatur :

✠ H. Valtorta,

Vic. Ap. of Hongkong.



No. T-5.



CATHOLIC TRUTH SOCIETY

King's Bldg., 1st Floor. — 8, Connaught Rd.

HONG KONG

紅色的百合花

血染黃河

上集

緒言

為義而受迫害，至於捨身致命，這正是所以表現強權世界中，暴力所不能屈服的正氣。縱觀歐西各國，如蘇俄，墨西哥，西班牙，德意志等，近數十年來，其國內公教人民，只因決心衛護真道真理，以致或被政府官員橫加桎梏，或被軍警黨人肆意荼毒，終於備受酷虐，慘遭屠殺的，無慮成千成萬。我中華公教教會，正式開教以來，雖僅三百餘年，然而中國幾經變故，教難頻仍，尤其是清末庚子拳亂時，受禍最為慘烈。我們稽考史籍，便知奉教同胞為主犧牲，前仆後繼，捨生取義，視死如歸，不為暴力淫威所屈服的，僅庚子一役，已有四五千人，而且其中有許多是荏弱婦孺：這就可見基督教化至聖至真，也可見中華民族的正氣，遇到了相當機會，就浩浩蕩蕩表現出來了。

我們根據梅爾登司鐸 (P. X. Mertens S.J.) 的大著，血染黃河 (The Yellow River) 一書的史料，編成這本小冊子，目的在使讀者們認識庚子教難時，



直隸省教難時，獻縣教區，司鐸信友先後死難的，計有三千七百餘人，其中祇未家河一處，四方來避難的教友已有三千多了；他們本可力謀自衛，抵禦匪黨的攻襲，只因清太后那拉氏憑着異族婦人的卑陋見識，相信拳匪果然有神符護身，槍彈不入，竟欲借匪滅洋，不惜殘害民命，使軍官助匪圍攻，把三千多男女教友整批屠殺。我神州華胄，四十餘年的精神文明，就為了那拉氏一人的愚蠢行為，永留污點，無怪十一年後，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運動，要一舉成功了。庚子去今不過四十年，至今還有不少目親當時匪禍的遺老存在，講起當年殉難諸人慷慨就義的壯烈情形，歷歷如在目前；證明本書所記的英勇事蹟決不是可以杜撰得來的。同時致命者的家族得到了先人義血的灌溉，後人的信德，更見得鞏固活潑，敬主愛人，修身克己的精神，也更見得發揚光大了。他們的子孫中，很有許多德表昭垂，賢聲遠播，且有棄俗精修，洵膺鐸職，專務救靈大業，引人歸認真

主，同登聖域，以遂其淑己淑人的宏願的。尤其是天主上智的措施，神奇與妙，更不是教仇所能逆料。教仇的匪黨和教外人民，見了公教信衆堅強不屈，視死如歸的英勇氣概，感覺到基督教化的偉大崇高，淵深真切，誠心悔悟，因而蒙主加恩，賜他們棄邪歸正的為數也不少。這樣看來，天主所立的教會，非但不是人力魔力所能摧殘毀滅，而且聖道真理反因迫害而益見彰明；禁教仇教，旨在消滅真道真理，但結果適得其反。不論古今中外，聖教會每經一次教難，就添一番滋長繁榮的盛況，徵諸史籍，斑斑可考。這就可見邪正分明，捨生取義不是勉強做得來的，天主上智的措施，也惟有教我們一心欽敬罷咧。

血染黃河上集

第一章 歷史的背景

天主教在中國不是新興的宗教。耶穌基督訓示我們敬畏天主，謹守天主誠命的基本大道；中國古時代的賢士仁人大都知道，也都按着實行，不過古書上說得不清楚，大概是因秦始皇燒了書，早已失却真傳了。唐時有阿羅本等曾到中國來傳佈天主教教義，那時稱為景教，雖然他們是天主教的異派，——聶斯多略派——為聖教會所擯棄，可是他們的基本教義和基督的教誨，並無多大差別。元代的十字教却是天主教的正宗，是方濟各會傳教士傳來的，可惜流傳不廣，而且元代滅亡後，中國的天主教也跟着退出了。過了二百多年，直到明代季世萬曆年間，基督聖化才在中國開始傳揚。本來，歐亞兩洲遠阻重洋，互相隔絕，陸路交通，更因帕米爾高原一帶的崇山峻嶺，崕嶇艱險，並有戈壁大沙漠橫互其間，數百里人烟絕

滅：小亞細亞又都是仇視基督信友的回教民族的根據地，因此歐洲人輕易不敢嘗試。幸而到了十六世紀初葉歐洲通到遠東的航路，發見了新路線，教士們就因此獲得鼓勵，作捲土重來的企圖。那時，歐洲正當紛紜擾攘的時代，某幾國的君主野心勃勃，別有懷抱，不肯服從教宗的訓誨，便利用教會神職界的敗類，另立新教，實行反抗。德籍司鐸馬丁路德首先叛變，聯合同黨，掛起宗教革新的招牌，自稱抗議派，（在中國稱誓反教），創立所謂「耶穌新教」，一時附和或被脅從的很多。於是，全歐公教信衆，便有數百萬人相繼叛離，基督教會也就由統一而趨於分裂。然而天主教上智自有安排，便在這時候使偉大神秘的東亞，終於開了門戶，使基督聖化符以在遠東各國先後廣揚。聖方濟各沙勿略在印度、日本諸國傳教多年，德化廣大，東洋各國的人民相率皈依的，所救得的靈魂，比路德在歐洲各國所陷害的，為數堪正相抵。聖人更切願到東亞文化核心的中國來傳教。無如那時中國閉關自守，海禁森嚴，所以他只到得中國的大門口（珠江口外的上川島）便有「不得其門而入」的感歎。天主也見他德備功全，就在這時候召他升天享福去了。但聖人雖然有願莫償，在上川島上賁志以歿，天主的

聖意却已安排上，教他的後進同志，耶穌會士利瑪竇司鐸繼承他的遺志，實現他生平殷殷的期望。利氏自一五八一年來華，先在葡國人居留地澳門，一五八三年才得設法進入中國內地——那時廣東省的省會肇慶——不知經過了多大困難才能立足，又不知下了多大工夫，費了多少心力，遇到了多少艱苦挫折，才能獲得一班智識份子的擁護，開始傳揚基督聖道，做了後來教士們的前驅。他和後繼的耶穌會士們在華宣揚聖化的功業，和他們在歐諸會士衛護聖道，攻斥異端，揭破那些公教叛徒假名宗教革新，實行推翻宗座神權的陰謀的勳勞，後先輝映，增與爭光媲美，至今猶為舉世信衆所稱道。耶穌會士們在華開啟了聖道之門，不久其他修會如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等，便派遣會士，相繼加入傳教工作，以後兩世紀中，教務漸見發達，教士們的足跡遍於全國，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已有五十萬中國人民歸奉天主正教了，尤其是華北各省歸化的居多數。

只是到中國來的歐洲人不全是傳教士；事實上，採訪遊歷的海員們和想發財的商人們，要比教士多幾倍。我們用後人的目光來批評前人的行事，就不免要斷定，當時真心傳教的教

士們來華宣揚基督福音，使中國人感覺基督教化對於中國民族真心有好處，因而留下的好印像，却被那直接間接在惡勢力策動下的一班假名傳教，志在侵略的假教士或是那些目的只在牟利得財的奸商，海賊，騙子等抵銷了，豈但抵銷，反把原有的好感變成惡感。果然歐洲的傳教司鐸們憑着自己的德光善表，托賴天主的聖寵，勸得了許多人棄邪歸正；歐洲的商賈却每每因貨賤劍葛，時起爭執；無賴股類，更詐財騙貨，屢見不鮮。水手們更不對了，一上岸，就酗酒肇事，在大街鬧市中行兇殺人，動武毆打，更不算一回事。這些事情，早已種下了禍根，種種誤會，日積月累的一天深似一天，經過了兩世紀，便於一八三〇年發生了鴉片之戰。中國人對西洋人的惡感既然深到如此地步，自然一般民衆的排外思想，與日俱增，甚至心心念念，要把外國人概加驅逐，不去的就加殺害了。

那時，中國在閉關時代，中國社會的核心是「士大夫」，就是智識界和政界。雖則士、農、工、商、算是四民，可是士不但是四民中的首腦，而且是官的候補人，即使不做官也很受人尊敬。商人的地位最低，還在工作人以下。至於軍人——兵——在當時重文輕武的時

代，素有一「好男不當兵」的俗諺，那是很被人輕視的。佛道兩教的僧道不在四民之列，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尤其是因為多數僧侶不守清規，給人留下極壞的印象。所以明清兩代的中國人見西洋人來的只是些商人、水兵、教士，這一類一物，就存着藐視的心理。他們不但看不起西洋人，還痛恨他們，害怕他們。因為在中國人心中，這班西洋人不講情理，不重信義，道德兩字更談不到，却有兵艦大炮，戰不過他們，因此被他們恃強凌侮，要求割地賠款，強迫開闢商埠；他們在中國境地犯了法，還不肯受中國官廳審判治罪。這就教中國人恨透啦！當西洋人一律是壞人，提起西洋人，就不分青紅皂白，一概深惡痛絕，不管他是個貪重利不顧廉恥，在歐洲為上流社會所吐棄的市儈奸商，還是一片熱忱，專務勸人趨善避惡的天主教教士。事實上，那時中國人對教士們非但不了解，更懷疑他們建立教堂，左道惑眾，招致黨徒，陰謀不軌，因此對他們猜忌日深。一八七〇年的天津教案，幾個仁愛會的外籍修女慘遭殺害，便是這種誤會猜疑的結果。外國政府却借此提出要求，強迫清廷屈服。從此，民教紛爭，層出不窮，就不能再相安無事了。到了十九世紀末年，華北民衆的排外情緒，激

昂已極，便有人出頭號召，結集團體，羣起和外人為難，要把西洋人全部驅逐。這些團體中聲勢最大的義和團——拳匪——是白蓮教的餘孽。白蓮教是中國歷史上久已有名的邪教，中心份子全是一班江洋大盜，地痞土棍，和一班游手好閒，專喜聚眾滋事的匪類。他們平時燒香拜佛，求符念咒，習拳練武，行使邪術，以誘惑鄉愚，斂財自肥，憑藉暴力以脅迫良民，輸資出力；這當兒，見民衆嫉恨洋人，政府懼怕洋兵，便高喊「扶清滅洋」的口號，乘間鼓動官府，煽惑平民，詭稱義和團有神靈呵佑，憑着神符神咒，鎗彈打不進他們血肉的軀體。可惜清太后那拉氏和一班愚蠢無知的王公大臣，竟會聽信他們的鬼話，真個教他們去幹「滅洋」的工作，結果釀成了庚子年的大亂，華北各省匪禍蔓延，不堪收拾！

拳匪不但排斥洋人，殺戮教士，便是信奉「洋教」安分守己的中國人民，也在他們一網打盡之列，先則逼勒教民背教，不從就加殺害。當時奉教人民中，果然多數是安份良民，但願生時行善立功，死後得享天堂真福，因而聞道皈依，虔誠崇信的，可是其中也不乏投機份子，為了和人爭訟，或是被人欺侮，志在托庇外人，求援報復，才來做掛名教友的。這些人

素行不端，不免有招搖惹事，倚勢凌人的劣跡，這也是教外人仇教的一種原因。起初義和團是在山東省興起的，後來袁世凱做了山東巡撫，見他們行使邪術，都是些匪類，使用嚴厲手段對付他們，派兵剿辦，等到就正法，因此，拳匪不敢逗留，便竄入直隸和山西兩省。那時，直隸總督榮祿，山西巡撫毓賢，都是仇教的滿族大員，縱匪橫行了無顧忌，毓賢更明目張胆，助匪作亂，所以這兩省的教難最為慘烈。一九〇〇年（前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北京的義和團得政府當局的支持，官軍的協助，開始圍攻各國使館，和西什庫天主堂——俗稱北堂——這就使匪黨的凶焰格外高漲。除了北堂一處因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勒令匪亂，雖則死了許多人，猶幸終獲保全以外，其他京城內外的司鐸教友罹難的不知已有多少了。本書所講的是獻縣代牧區的教難情形。這一帶地方，位在京師以南，相去約三百里，正是匪黨的根據地，所以受禍尤為慘烈。總計獻縣一區，散居各鄉村的公教信眾，慘遭兵匪屠殺的有三千七百十四人，這不過是揀那事蹟確鑿可以徵信的計算，其他不知名的，以及致命的光景不甚明瞭，或是無從證實的就不列入。

第二章 古羅馬教友勇敢致命的精神

在公教初興時代的三百年當中，教友們在羅馬皇帝的統治下，備遭荼毒，真不知受到了多少慘酷的待遇，不知有多少勇敢剛毅的基督信徒被惡君虐殺，為主捐軀。可是結果基督的教會非但沒有毀滅，反從此格外發揚光大，終於使全歐皈依向化。中華聖教當庚子拳亂時代，也遭到了類似的厄運，信友們為主捨身，慷慨就義殉難時所表現的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至今猶歷歷如在目前。雖則中西情形各有不同，可是四十年前的中華教友，和古羅馬時代的歐洲基督信眾，於遭受窘難時寧死不背天主的堅強意志和勇敢致命的偉大精神，有許多地方，顯然是極相彷彿的，這完全是因吾主耶穌曾以身作則，教訓普世萬民，要為愛天主的緣故而甘受一切艱難，至於捨身致命，基督的教會不分畛域，基督信徒的精神，不是歐洲人所獨有的精神，却和天主的聖寵一般，是一種超性的精神，我們看了中西兩方公教信友致命的事蹟，顯見得公教教會有兩種特徵，第一是舉世一致，不分畛域，第二是公教因着致命者

的義血而傳揚，流血愈多，愈足見基督聖道的真實因而信奉的也愈見其日盛月增了。

現在，我們且把拳匪倡亂時，所有英勇事蹟，揀幾件堪與羅馬時代致命信友們爭光媲美，敘述一下。

田瑪利亞，是一個教授要理問答的女教師。拳匪犯她和合家九人同時俘獲之後，縛成一連串，像趕牲口一般，牽到他們的巢穴去。田瑪利亞一路走，一路領導合家念聖母禱文。這班為主犧牲的耶穌的勇兵，就這樣齊唱着聖歌，欣然上刑場就義。到了那裏，瑪利亞雙膝跪上，捧着苦像親個不停，又熱烈地呼號着耶穌和瑪利亞的聖名。拳匪們先後把她的父母兄弟都殺了，却像忙了她一樣，不去殺她。因為有幾個拳匪見她容貌端麗，便想留下她待日後賣錢。瑪利亞於是抬起頭來不耐煩地嚷道：『怎麼？你們把我忙掉了嗎？我也是教友啊快快殺了我吧！』一個拳匪想賣弄他的好身手，想走前去，以為一刀就把她了結，誰知却砍在她的頭頂上，把頭髮連皮削去，血流滿面，瑪利亞雖然痛極，却仍面露笑容欣然把手裏的苦像親個不停，霎時間，匪衆刀槍齊下，她便倒地死了。田瑪利亞致命的情形，正如羅馬閨女神恭

達 (Secunda) 當年的事蹟相彷彿。帥恭達和她的姊姊同被俘獲，解到法庭上受審；她的姊姊被判受鞭朴的酷刑，她却因年幼免責。可是她不甘心，說：『我也是相信耶穌基督的呀！要打，把我們倆一齊打，因為我們倆都是耶穌基督的信徒。』

第三世紀時代，有一個羅馬軍人叫賽巴斯弟盎。那時聖教會正遭受兇犯的迫害。他被惡黨捕去後，就被縛在樹上，用亂箭射死。他臨難時所表現的勇往直前的神聖精神，千載下還使我們念念不忘。在中華民族的致命者中，也有一個像他這樣的人。這人名叫王士林，不過是一個醫士，不是軍人。可惜他的領洗聖名已失傳了，我們就叫他做中國的賽巴斯弟盎吧。王醫生家住在老君堂村，生平做人極好，合村人全都敬愛他。孝匪來村時，王士林全家被俘，本村的幾個教外人出來替士林說情，求匪眾留他一人的生命。孝匪要他們出錢贖命講了好一會，還沒有講好。那時，士林被匪剝去衣服，縛在樹上，不住誦經祈禱。匪首聽黨徒和村人討價還價，講了半天，還講不妥，便耐不住了，咆哮着說：『不用講了，我送他回老家好了。』他原是個好弓手，說着，便遠遠裏拉開弓，對準士林一連發了好幾枝箭，都射在他

身上。士林的教外朋友們見他赤身露體，中了許多箭，滿身鮮血淋漓，却安心忍受，始終不發一言，便不禁又恐怖又納罕。

據聖教史記載，當初教難酷烈的時候，有許多做母親的女教友，非但自己甘心為主捨身，不怕種種最慘烈的酷刑，還激勵兒女們學自己的榜樣，一齊為天主致命。當時最著名的是斐理濟大（Felicitas）和辛福羅撒（Symphorosa）兩位聖婦，她們倆都是因為不肯遵從羅馬皇帝的命令去敬拜邪神，而各自同自己的七個子女一齊致命的。

中國女教友中，很有幾個堪和這兩位聖婦媲美爭光的，庚子拳亂時，直隸深縣護駕遲村郭金芳的妻李氏瑪利亞，便是其中之一。那時郭李氏已六十五歲；他的丈夫郭金芳，先已被匪殺害了。她怕一家人分散之後子女們有背教的危險，所以家裏的房屋雖已被匪燒毀，却仍叫子女們住在一起，躲在兩間破屋裏過活，她自己打定主意，寧死不肯背教，見兩個大兒子心裏害怕，便再三誥誡他們，萬萬不可背教，說：『你們誰背棄了天主，就不是我的兒子。你們要是願意逃難，可以隨便，我是決計不逃的。』兩個兒子於是逃走了，她却同兩個媳

婦，兩個孫子，兩個孫女，一家七口，守在家裏，預備一齊致命。她每天守大齋，念經看聖書，又安慰全家，勉勵他們為天主忍受諸般苦難，至於捨身致命。過了一星期拳匪又來了，挨戶搜查，捉到了許多教友，郭李氏一家七口，也就被匪捕獲。匪衆先在村南場地上殺死了三十個教友，其餘的都押到村北大廟前，先用刑罰磨難他們，逼他們背教。郭老太太勇往直前，毫不畏懼，一路上不住回顧自己的兒女，再三激勵他們，教他們不要害怕，說：『我們家信天主已五代了，咱們決不可背教』。到了大廟前，拳匪不立即殺他們，却把他們拋在陽光下自己到廟裏去休息，喝酒吃飯，逍遙作樂大半天。那時正當六月大伏天（陽曆七月七日），酷熱的太陽，曬在人身上，一連曬了好幾小時，真教人萬萬受不了。孩子們一來害怕，二來炎熱，飢渴難熬，便哭了。婦人們也熱得苦極，乏累極了，爬在地上，彎着身子，兩手掩着臉，擋住烈日的薰蒸。在這樣困苦逼人的情景下，可見得她們甘受苦難，矢志不移，真是多麼不容易啊！然而這樣的痛苦，郭老太太却全不放在心上，但見她來回往返，勸慰兩媳婦，鼓勵孫兒女，不住喊着，指揮着，命令着，一刻也不停：『一會兒對這個說：『則

濟利亞，你胆子大一點，別害怕！」一會兒又對那個說：「路濟亞，你念玫瑰經，求天主吧！」見孩子們哭泣，便說：「一會兒，我們就升天堂了，還哭甚麼？」等到孝匪們酒足飯飽，一陣狂呼亂叫，舞動刀槍，從廟裏轟擁出來，要開刀殺人的時候。她就下令似的吩咐他們：「先殺孩子，次殺我的媳婦，然後殺我，」匪衆就依她的話，次第屠殺。她有一個孫女洗名蘇撒納，年紀十八歲，長得很不差，孝匪見她有些惶恐，便對她說「小女子，你背了教，我就救得你，娶你做女人。」祖母說：「哭什麼，我們就要升天堂了」。蘇撒納聽了，頓覺勇氣百倍，大聲喊道：「殺我吧，我決不肯教！」最後輪到了郭李氏，她連聲念：「天主保佑我」引頸就戮。

姚莊某姓少婦，致命的事蹟，更教人十分感動。她有兩個兒子，一個十二歲一個九歲，孝匪來村時，一齊被捉獲。匪黨把她綁在樹上，一面商議要把她出賣，可得六十元，一面逼她的兩個兒子背教，先問那大的：「你信教不信教？」大兒子望着母親，聽她吩咐。母親說：「你說信教。」他便回說：「我信教」。匪立即拔刀砍下了孩子的頭，滾到他母親腳跟

前。兇手於是轉身問那個九歲的小兒子：『你怎樣？』孩子正跪着，合掌念經，便也抬頭望他的母親。這時候，母親心如刀割，已哭泣得說不出話來了，只能舉手作勢，伸手指向天，孩子一見，就懂得她的意思大喊：『我是教友！』說着就伸出頸頭，讓匪來砍。匪徒刀起頭落，送他的小靈魂上天。

景州總鐸區內有一個孩子，同他的祖父和父親一齊被匪架去，押到大廟裏，逼他們薰天主，敬拜邪神，匪黨把孩子扔在地上，又把兩個大人綁在廷柱上，點起火把，把他們薰炙。孩子的父親熬不住痛苦，看看要軟下來了，祖父就勉勵他說：『兇呀，小心哪，不要把靈魂肉身一齊失落了。』無奈拳匪惡毒非凡，暫且把老頭兒丟下，祇把孩子的父親細細薰灼，臉上，腰間，頸項上，和兩隻眼睛處處都薰灼到。他實在受不住這樣慘酷的痛苦了，勉強喊出『背教』兩字。匪黨於是丟下他，轉向那扔在地上的孩子，問他背教不背教。孩子說：『我嗎？我跟我的爺爺一樣。』這班惡黨就把他和他的祖父頓時殺死。這勇敢的孩子不願跟父親背叛天主，偷生人世，却願跟祖父為主捨身，實在是難能可貴。

有幾個中國教友，也像從前羅馬人一樣，毀損了自己的容顏膚體，來保存自己的貞潔。從前，曾有一位為主致命的羅馬青年，被惡黨縛在一張花床上，差一個無恥的婦人來引誘他。他一見這婦人，就嚼碎了自己的舌頭，吐到她的臉上，把她趕走了。中國富庚子拳亂的時候，景州朱家河被匪兵攻破了以後，有一個奉教婦人魏劉氏，聖名瑪爾大，年紀二十八歲，是阜城八里莊人，不知怎樣，沒有死在聖堂裏，卻被一個官兵捉住了。這兵見她年輕貌美，便裝在一軸大車上，推到景州城裏，要把她賣給窯子裏做妓女，好發一筆財。魏劉氏知道此去一定要失落身靈，便一面求天主保佑，一面號洵大哭，鼓足勇氣，發個誓，從車子裏翻身滾落，不料沒有受傷。那兵便下車，把她扶起來，仍放在車上。走得不遠，她又故意掉下來。這樣，一連三次，卻總不死，兵恨極了，就開鎗把她打死。

同時，又有一個貞女李聖姐，洗名瑪利亞，三十七歲，是寧津縣大于莊人，教難時，正在朱家河教兒童們經言要理。村寨被兵匪攻破後，她也被一個官兵捉獲了，見她頗有幾分姿色，就把她縛在一張椅子裏，僱人抬到景州城出賣。貞女知道大難到了，却又無計可施，只得

哀求天主的垂憐護佑，將到景州城，她歎了一口氣，喊一聲：「唉！天主啊，求你快快收我的靈魂吧！」真奇怪，到了城裏，放下軟轎，那個官兵上前一看，只見李貞女垂頭瞑目，早已氣絕了。這件事，便是那抬轎的教外鄉人，後來親自講出來的。

羅馬帝國時代，異教君臣迫害基督信友，往往採用火刑，亞歷山持城聖女亞包隆尼亞（Apollonia）童貞致命的事蹟，是歷史上極有名的一件事，至今凡是害着牙齒痛的人，都要求她助佑；因為殺她的劊子手，先把她的牙完全敲落了，然後燃起一大堆柴火，逼迫她敬拜邪神，不拜，就把她活活燒死。她當然寧死不從。於是惡黨把她細住了，打算把她細細燒灼。不料聖女突然掙脫了，縱身跳到火裏去。週年占禮經上說：「天主聖神的神火在她心坎裏燃着了，這火比那仇教惡人們的火還要熱烈。」

義和團仇教時用火燒灼教友的惡毒手段，最盛行於獻縣東南的東光縣境。他們所用的方法，是這樣的：先把教友們捉來，一齊押到城門口的空場上，放火燒奉教人家的房屋，把燒剩的門窗樑柱等併作一大火堆，拳匪們便圍繞着火燄，歡欣鼓舞把捉來的教友砍傷刺倒了，然後

逐一拋在烈火裏，拍手笑樂，像地獄的魔鬼一般得意。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九日，匪黨在劉莊捉到了少婦劉李氏瑪利亞，她的姑婆馬劉氏也同時被匪搜得；馬劉氏已七十多歲了，她們倆誓死不肯教，匪首便下令把她們燒死。在匪衆忙於架木柴，預備火場的時候，馬劉氏和她的孫媳瑪利亞，拿出念珠，念玫瑰經，懇求天主聖母扶助。瑪利亞更見得勇敢堅定，坦然自若，毫無半點驚惶恐懼之容，非但不用人勉勵，反而勉勵她的太姑婆，對她說：『老太太。你別怕。一會兒我們就升天堂了。』頃刻間，火燒旺了，孝匪們便要照例拿出慘酷毒辣的手段，細細薰灼這兩個婦人，逼她們背教。豈知這種惡毒的手段，這回竟不行了，兩個婦人大無畏的精神真是令人作舌，不許匪衆動手拿她們消遣，一到火場上，就向烈火中直奔，手裏拏起念珠，嘴裏喊着耶穌和瑪利亞的聖名，直奔進烈燄的中心，挺起身子站着，不消幾分鐘就完成了她們的全燔之祭。

有許多中國教友，致命時說的話竟和千幾百年前的羅馬信友不謀而合，因為他們大都是不學無文的鄉野村農，決不會讀過甚麼史傳，也不會聽人講起過這些話。庚子教難時，曾有

某教友誓死不背教，拳匪恨他執定說「我奉教」，就說：「我把你斬成八段，看你還對我說不說「奉教」兩字。」這位教友便說：「好，就算你把我斬成一百塊，每一塊還是要對你說：『我奉教。』」

某貞女致命時，拳匪對她說：「你答應嫁給我，我可以救你的命。」她却指着聖堂，爽快快地回說：「我的親事早已定下了，郎君便在這聖堂裏。」

獻縣某村的教友王永福，洗名若瑟，是一個秉性和善，却很有胆氣的青年。他辭別家鄉，到北京習業謀生，在一家水果店裏當夥計。他的東家見他天資聰敏，作事勤慎，招待主僱又很客氣週到，所以很看重他。拳匪作亂的時候，夥計們怕他遭難，都勸他背教保存生命。王永福却回說：「他們殺得我的頭，變不得我的心。」有幾個匪徒打聽得這家舖子裏有一個夥計是奉教人，便成羣結隊到店裏來，逼店主把他交出，聲勢洶洶，看來就要放出野蠻手段來了。這當兒，永福躲在後面園地中間小屋子里，聽見店門前的大街上，匪衆吵鬧喧嘩的聲音，喊道：「快快把「二毛子」交出來。不交出來，我們就要放火了！」他怕朋友為他

受累，就挺起身子走出來，到匪黨面前說：『你們找奉教人嗎？我便是，與他們不相干。』
拳匪們就抓住他，也像從前俄國的哥薩克騎兵虐殺聖安德肋鮑色拉一樣（註一）把他凌遲割，像屠夫宰豬羊似的，把他放在砧凳上，活宰活割一片一片的，用刀割下他的肉，割了好一會，然後把火油澆在她的創口裏，點火把地活活燒死。王若瑟始終勇敢堅定，不住喊着耶穌的聖名而死。

劉王氏聖名瑪利亞，年五十六歲，是任邱縣石營村人。她是新教友，道理懂得不多，却非常勇敢熱心，且性情十分剛烈。她家境窮苦，靠賣燒餅過活。段家鳩被拳匪圍困了以後，她還在那裏出入匪羣，賣餅度日。一天，拳匪見她形迹可疑，問她奉教不奉教，他說：『不！』她不知道說這話大有關係，只想拳匪這麼厲害，也會被她哄過了，覺得很得意。她回到段家鳩，對教友們講起這件事，便有幾個懂道理的老教友懇切責備他說：『你怎麼這樣糊塗呢？你不懂得說自己不奉教，就是說自己不認得天主了嗎？你雖然心裏不肯棄天主，却已犯下了背叛天主的大罪啦。比方做兒女的，在人面前不認自己的父母，這豈不是給父母的重大

凌辱嗎？」劉王氏一聽，頓時醒悟過來了，心裏覺得萬分難受，便放聲大哭。那時教友們都在聖堂裏念經求天主，她就跪到堂裏當衆哭着，承認自己的罪。大家見了她都感動，便勸她不要出去做買賣了，免得被匪逼迫，有背教的危險。她說：『我做一天活一天，不出去是不行的。可是你們放心吧，我決不再說不奉教的話了。』

過了幾天，劉王氏又出去賣燒餅。在路上又被拳匪捉住，問她：『你奉教不奉教？』這回就和前番不同了，她一口承認自己是奉教人，還說信天主是再好沒有的事。匪衆聽她回答得強硬，不禁怒氣直沖，罵她該死的「二毛子」，逼她背教，接着便把她綁在樹上，拔出刀，準備緩緩宰割她。用最惡毒的方法來磨難她，教她受盡痛苦而死。劉王氏說：『你們讓我先念經，再動手殺我。』惡黨說：『隨你去念吧，反正你跑不了。』說着，便派幾個匪徒去拿柴，拿東西，預備施展更毒辣的手段。過了一會，衆匪徒就動身先割下地的兩乳，剗去她臂上腿上的肉，每下一刀，就問一次：『你還說奉教嗎？』這位剛烈的老婆婆總是清清楚楚的答應：『我還是說奉教，到死也奉教。』匪黨便再剗再割。這樣慘酷的虐刑，經歷了好

久還不停。想不到劉王氏真是鐵一般剛強，始終不屈，而且連痛都不喊一聲。惡黨見了不勝驚訝納悶，不由得問她：『你難道不覺得痛嗎？』她說：『不覺得！受苦的是吾主耶穌的肉身，不是我的肉身。』她雖然是個既不讀書，又不識字，知識極淺陋的鄉下老婆婆，奉教的日子又很淺，不懂得聖教會裏所有各端奧妙的道理，可是她說的那句話，正和古羅馬時代聖女斐理濟達（註二）臨難時所說：「我身上自有別人替我受苦，」這句話意思相同，可稱不謀而合。孝匪們於是由更惡毒的方法來治她，抓了幾把鹽，塞在她的創口裏，更燃起火把薰灼她，無奈劉王氏一心依靠天主，忍受諸般劇苦，緊閉兩眼，連喊「耶穌救我，聖母可憐我」到死不屈服。惡黨無計可施，只得一刀搥進她的心窩，把她開膛破肚，挖出她的心肝，來發洩一肚子悶氣，把她送上天堂享永福去了，不再在這污濁的人間過艱苦困厄的日子。可憐一大幫「英雄好漢」，用盡氣力。使盡心機法術，竟不能迫使一個最窮苦的弱婦人變心改口，說一句背天主的話，魔鬼奴才的伎倆，原也不過爾爾。

當聖教初興，羅馬教友遭遇劇烈迫害的時代，教友們大都靠着吾主耶穌親自建立的聖體聖

事，蒙主賜以神力，才有了極大的勇氣，能忍受諸般酷虐，為主捨身致命。所以吾主聖體是致命者勇敢剛毅的泉源。那時有一個童子叫達爾西濟（Tarsicius），他的英名和他的英勇事蹟，凡是讀過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威斯明斯特（Westminster）總主教惠斯敏大樞機（Card. Wiseman）的名著「菲密歐羅」——「地窟時代的聖教會」——的人都很熟悉，便是如今全世界各國聖體軍軍人們，也都認識他，把他奉作模範，那時，羅馬皇帝用極殘酷的手段虐殺基督信徒，捉到了教友，便丟在人獸鬥場中，讓獅子吃掉，或是讓野牛鬪死；那敬拜邪神的皇帝和官紳士庶，便齊來觀看這種空前大慘劇，取笑作樂。一次，有許多教友，被捕後，禁閉在鬥牛場的地窖裏，但等日子一到，就要被兵驅進這古劇場，放出餓獅吞吃他們了。於是達爾西濟自願為主犧牲，奉了神長命，恭恭敬敬把吾主聖體帶在身上，送到了那地下的牢獄裏，使行將就死的信友們，獲得神力，鞏固信德，加強勇氣。

中國當庚子教難時，基督信友們也是一樣，在聖體聖事中，得蒙吾主賜以無限神力，勇敢赴難。拳匪們見奉教人非但不怕死，拿刀架在他勃頸上，全無懼色。便是片片割，緩緩

薰灼，想盡方法來荼毒他，使他備受酷虐，也必剛強堅忍，不折不撓，受了極痛劇苦，總不自怨自悔，要他說出「背教」兩字，萬萬辦不到，這真教他們討盡技窮，無可奈何了！他們的怒火無可發洩，只得大喊：「這些人一定吃了甚麼藥，竟變成瘋癲了！」不差，他們領了基督的聖體聖血，就把苦難當作甘飴，不論多麼酷烈，全不放在心上。

劉亞納貞女是某處小村子裏一位教授聖教要理的女教師，教難初起時，竭力勉勵本村衆教友保存信德，勇敢致命：後來風聲越發緊急了，便知大難臨頭，死日即在目前了，於是悄然出走，到最近的郭家莊向司神父（Samuel）行告解，領了臨終聖體，預備致命。她回來的時候，覺得心境平安，勇氣百倍。過了三天，她被匪搜獲了，決計無論如何，定要逼她背教，便把她交給范屯的匪黨，這些賊人，是有名的屠夫，宰割的手段極酷辣。豈知匪黨的妄想終於失敗，這班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大展好身手，把劉貞女片片割割，可是她只當沒事一般，面現笑容，不住呼號着耶穌聖名而死。

武邑縣有一個熱心女教友大家叫她「大腳娘娘」，可惜她的姓名和洗名都已失傳了，至

今誰都查不出。為甚叫她「大脚娘娘」呢？因為這時專制時代，有一種最壞的惡風俗，婦女們脚小算是美觀，不幸做了女子，從小就得被母壓迫着，要她纏脚，纏得越小越好看；大了以後，纏足的婦不能走遠，就此成為廢物。辛亥年民國成立，把所有惡風俗全部廢除，婦女們也就因此得到了解放。然而前清時代，大脚婦女却要受人恥笑，甚至大戶人家不纏足的女兒，大家嫌她怪難看，就沒有相當人家的兒子來求親，也沒有人敢替她作媒說親。這種惡俗教規代女子看了真要覺得歎息痛恨。可是十九世紀的武昌邑女教友，早已起來實行革命，自謀解放了。她本來是個秉性剛強，意志堅決的婦人，一朝聞道，便專心一志恭敬天主。無如本村是個小會口，本堂神父每年只來三四次，她嫌與彌撒領聖體的機會太少了，便決意踏着神父的足跡，到周圍五六十里內各村莊參與祭禮，却苦纏了足，不能走遠，便不顧親友們的非難譏笑，毅然決然實行放足。這樣，她度了幾年真正的信友生活，便蒙天主賜以致命榮冠，在教難時被匪殺死。

吳橋縣董莊的張貴林，聖名達尼老，年紀已有七十二歲了，一心熱心恭敬天主，大足為

一方信衆的表率，尤其是那欣勤與祭領主的善表，更教人十分欽佩。他雖然年老力衰，却仍滿懷神火，一心敬拜天主，不稍懈怠，他不怕路途遙遠，不顧人家勸阻，一聽說某村有神父到臨，下一天一清早就起身，束裝上道，往往不嫌勞乏，步行十幾二十里，前去與彌撒，領聖體，漸漸成了生平的習慣，這是全屬信衆所共見共聞的。有一天，他怕步行趕不及，就騎了一匹驢子代步，不料謝完聖體，出堂時，驢子已被歹人偷去了，回家後，大被小輩埋怨，責林却逆來順受，照常行事。庚子教難時，他被拳匪捉住，押到孫公廟村大廟裏，逼他叩拜邪神。他誓死抗拒，就被拳匪亂槍刺死；致命時，顯出非常剛毅勇敢，想見他一生勤領聖體，吸取了無限神力，才能如此。

這種勇敢赴義的事跡，多不勝記。最近，獻縣祝聖的五十位司鐸中，便有五十多位是庚子教難時為義致命者的家族或是親戚，其中輩份較長的，是當時被害人的胞弟是堂表兄弟；輩份較小的，是他們的子姪。現在獻縣大小兩修院的修生有一百四十名，「血染黃河」一書的作者梅爾登司鐸，曾親自向他們逐一考問，問他們：『那裏出身？姓甚名誰？』接着

便說：『那麼，責處致命的某某人，必然是你的本家了。』修生們便一口答應，有的說：『她是我的姑母，伯叔母，』有的說：『她是我的母親，』也有說是『我的祖父，我的叔伯』的。梅神父聽了，便想從前羅馬博學名人戴多利盎（Tertullian）所說，『致命者的義血，是基督信友們的種子。』這句話，如今不妨改換幾個字，說：『致命者的義血，是司鐸的種子』了。獻縣耶穌會住院飯廳裏，一天輪到華籍初學某修士念飯書，這位修士正當高聲朗誦本區主教的通令，命正式進行審查諸位致命事跡的公案，念到中間，聲音斷斷續續，漸漸低下去了，到後來竟抖得念不出聲，不能再往下念了，便由一位法籍神父上去替他念下去。

澳洲雪梨（Sydney）舉行萬國聖體大會時，某司鐸曾作一次演講，講題是『聖體聖事和聖母。』將來如果聖體大會能在上海或是北平舉行，就可以提出『聖體和致命』的講題，公開講論。我們中國教友就可以借題發揮，滔滔不絕的講個暢快。這並不是他們忽畧聖母的恩佑，這裏我們只提出一件事就夠了。庚子教難時，有一個懦怯的教友，背棄了天主，却因聖母的佑助，回復了勇氣，頓時悔悟，終於獲得致命的大恩。這個教友姓趙，聖名伯多祿，

生平非常胆怯，最怕受苦，一聽得拳匪來到，便逃出去，爬上了一顆枝葉茂盛的大樹，躲藏起來，以為這地方再穩當沒有了。不料那時正有一股匪徒在下面路過，發瘋似的，大喊：『扶清滅洋！殺盡洋教徒！』一路奔跑，一路吶喊，同時又放了一鎗，真不幸，拳匪這樣胡亂放了一槍，姓趙的就嚇得胆戰心驚，不覺兩手一鬆，就失足掉下來了，正跌在匪衆跟前，他恐怖極了，拳匪們還在驚訝未定的當兒，他就亂喊：『我背教！我背教！』衆匪徒才明白他是教友，便把他拿住了，押到村裏，聽匪首發落。趙伯多祿滿懷恐懼，一路前行，却在衣袋裏摸到了念珠，因此想起求聖母保佑，於是他就在路上默默開始念玫瑰經。真奇怪，他念罷一遍「亞物」，就覺得添了一分勇氣；末了，他胆粗氣壯，竟把剛才那種瑟縮恐怖的心裏一掃而空。一行人走到了市鎮上，只見他從衣袋裏拿出念珠向匪衆一揚，說：『我是奉教人』。匪衆一見，勃然大怒，一齊拔出刀來向他身上亂斬亂砍。他被砍了十來刀就倒在街道上，直挺挺的躺着死去了。

這些為義致命中華信衆，雖則大都是鄉村田野間的匹夫匹婦，却和當初羅馬帝國，和

以後高魯（Orléans），非洲等地的前驅先烈，同樣是耶穌基督的勇兵，聖教會的兒女，善世信衆的光榮。如今聖教會對他們十分景仰，表示甚深的敬愛；他們為主捐軀，慷慨就義的英勇事蹟和歷代諸位致命聖人聖女們的壯烈犧牲，後先輝映，永垂不朽！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羅馬聖體部，已把山西境內方濟各會傳教區內，所有二千四百一十八位致命的列品案，正式提出了，直隸境內的諸位致命人數也不相上下，他們的列品案，現在正在聖部籌備中，不久就可提出。如今已經開始審查的案件，有三百多，審查庭也已開過了七百多次。

（註一）聖安德肋鮑包辣（St. Andrew Bobola）是聖教會所有最著名致命聖人們中的一位，她致命時受苦的情形也極為慘烈。聖人的身體被縛在屠夫的砧凳上，先則備受虐刑，然後活宰活剝，慘遭齧割。

（註二）聖婦斐理濟達（St. Felicitas）是羅馬帝國教難劇烈時代，一位很有名的致命婦人。她被捕下獄的時候，正懷着孕，就在獄中分娩了；產時，她受苦難堪，不住喊痛。監獄

裏的看守就嘲笑她，對她說：『你生產的痛苦，還受不了，過幾天給你上刑罰，要你上法場，又怎會受得了呢？』聖婦却毅然回說：『現在我一個人受着苦，到了那時候，却另外有一個要在我身上替我受苦咧。』他說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到了那時候，耶穌要賜她神力，使她忍受致命的劇苦。事實上，不多幾天後，她就被押赴古劇場捐軀殞命。那時，她被幾頭兇猛的水牛觸着，拋來擲去，遍體鱗傷。這當兒，她專心祈禱，到死十分鎮定，便是在傷重就死的時候，還盡力保持着端莊貞潔的德行。她一見自己的衣服被牛拋擲得扯碎了，弄得半身赤露，仍不顧一切，死勁掙扎，把破衣服拉過來蓋在身上直到身死氣絕，才放手，因此，立下了剛毅勇敢的表樣。

第三章 朱家河的教難

朱家河是直隸景州城西的一座小村莊，在北京南五六百餘里。那裏有一道河，居住的人民又大概都姓朱，所以這地方就叫朱家河。朱家河有東西兩村，相隔約三四里，東邊的叫東朱家河，西邊的叫西朱家河。西朱家河居住的都是教外人。東朱家河的居民約四百人，奉教的十居八九，而且已有了悠久的歷史。當十八世紀的初葉，距今約二百年前，東朱家河朱家某房的兒子，娶了教友人家的女兒做媳婦，因此棄邪歸正，合家信奉了天主教。那時正當清乾隆時代，中華聖教正遇艱難，但朱家雖然新奉教，却並不因此感覺恐慌，稍有悔意，反因得聞真道真理，深自慶幸，格外虔誠崇信，恪守教規，矢志不貳。後來朱家子孫興旺，蔚成大族，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朱家河東村奉教的已有三百多人了，大都是性朱的子孫，又大都是有智識，懂道理，剛強果敢，慷慨激昂，而又熱心奉教的人。因此，到了十九世紀末一年，歷史赫赫有名的庚子教難時，就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震古爍今，三千教友悉遭兵匪屠

殺的大血案，給中華聖教增添了大批為主捐軀的勇士烈女。

當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曆一千九百年，清帝母后和滿族王公，結連孝匪禍國殃民的時代，朱家河是景州總鐸任德芬司鐸（字孔修，洗名依納爵，法國人，）的駐地。在朱家河傳教當本鐸是周鳳岐司鐸（字名盛，洗名伯多祿，獻縣齊家莊人）所以朱家河雖然是個小村莊，却是景州全區的總會口。是年五月，風聲越發緊急了，四週各會口，如景州本城、東光、吳橋、寧津、阜城、故城、武邑、交河等各處的衆教友都成羣結隊爭到朱家河來避難。故城的湯愛玲司鐸（字懷寶，洗名保祿，法國人）吳橋的潘鳳輝司鐸（字安人，洗名奧斯定，深州潘家莊人）也率領屬下信衆結隊前來。這當兒，義和團匪黨到處大喊「扶清滅洋」，「殺二毛子」等口號；無知愚民，排外仇教的火焰，迅速蔓延，已成燎原之勢，一發不可收拾了。義和團匪黨大小頭目在各處設廠立壇，招收徒黨，每到深更半夜，就在佛壇前燒香跪拜，誦經傳咒，練武打拳演習邪術。他們自稱有神符護身，槍彈不入，又有官府保護援助，借此誘惑鄉野愚夫，煽動他們去焚燒教堂，殺害教士教友。於是地方上一班遊手好閒的

無賴流氓，專想趁火打劫的土豪惡棍，以及那素來和奉教人民結仇積怨的下層民衆，便紛紛加入；拳匪的聲勢頓時浩大起來，就到處殺人放火，搶劫擄掠，無所不爲了。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張家莊總鐸趙席珍司鐸（洗名勒米，法國人）和武邑本鐸路司鐸（洗名毛代斯，亦法國人）在武邑同時被匪殺害，上一天，慶雲縣和杏行村聶鮑兩位華籍司鐸也相繼慘死。武邑在朱家河西北，相距不過四十餘里，所以朱家河教友們一聽到這惡消息，好比晴天一霹靂，不禁胆戰心驚，便急急準備自衛。同時東光、吳橋、等處的教友，得到了聶鮑兩司鐸遇害的噩耗，也不怕路遠，齊向朱家河投奔逃難。便是再遠的地方，如南方的棗強、故城、冀州、衡水等百餘里外的教友，也有許多趕到朱家河來避難的；所以不出十天，四方信衆雲集，小小的朱家河竟圍聚了三十多教友。因為朱家河形勢險要，四週本已築着寨牆堡壘；景州全區各會口中也惟有朱家河可以防守禦敵，所以到了危急的關頭，大家一齊投奔到這不易被匪攻破的朱家河，安頓眷屬，認這地方十分穩妥，可保萬無一失。

這麼一個小村莊，平添了三千人口，當然要擁擠得連安身插足的地方都找不出來。許多

後到的教友，見這裏實在不能容納了，只得逃到東南十二里的青草河暫且住下。任總鐸便派周潘兩司鐸同去指揮照料，留下湯司鐸和自己在一起。青草河雖然只有五六百教友，拳匪來攻，還可以抵敵一陣，緊急時，朱家河人也可前去救應，如果守不住，不妨放棄了，同歸朱家河再作計較。當時人們都以為萬無一失，青草河決難保全。豈知結果強大的滅亡，弱小的反得安然無恙；這就可見天主上智奇妙的措施，決非人類明智所能逆料！

朱家河本村的負責人，見村中難民擁擠不堪，車輛牲畜，傢具雜物，堆積得滿街滿巷，交通阻塞，人聲鼎沸，嘈雜，混亂的情形，難以言語形容，不禁深為憂慮，便由本村會長和辦事人等，邀集避難教友各會口的會長，開了一次會議，議決擴大村莊，添築土寨，加造圍牆，挖掘壕溝，一來安插難民，二來加強防禦，準備匪來抵敵。當然大家一致贊成，決定立即動工，抽派本村和外來的壯丁，通力合作，非常踴躍，只費了十來天就全工告竣了。這時候，任總鐸格外忙碌，既須照顧教友們的靈魂，又須遴選辦事人，分派職務，買軍火，積糧食，佈置軍事；教導村民怎樣防守作戰；調和爭執判斷他們的是非曲直；一身兼任着司鐸、

司令、司法、行政等各職務。我們看了他寫給獻縣上峯的報告信，便見他未嘗不知道自己處境艱危，且也知道別處地方像他一樣的教士遇害的事情。可是他既做了羣羊之牧，就一心只顧羊的安全，自己的安危早置度外。他知道大屠殺的慘劇，遲早總不免；慘劇的演出，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他心裏雖則按本性的情感替教友們萬分擔憂，却也一心依恃天主，承行主旨，順聽天主安排。

巧得很，七月十四日瞻禮七，全部建築和防禦工程都已告竣，糧秣彈藥，也已被充齊備了，義和團匪黨就轟湧前來，開始攻擊。那時，朱家河村中，能戰的壯丁約有一千人，其中大多數是四方各村來避難的教友。這天晚上，他們便分班進聖堂，念經求天主，妥當告解。無力工作的老弱婦孺們前幾天早已辦妥神工了。任湯兩位神父輪流守在聖堂裏，聽告解，相幫教友們料理靈魂上的要務。任總鐸更須主持一切，照顧一切，真忙得不得開交，每天早晨彌撒前，總要向衆信友講幾句鼓勵安慰的話，教他們一心依靠天主，順聽主命，求天主增加神力，準備忍受一切艱難，為天主勇敢致命。這天晚上，大家見重要工作都已做完，便預備

下一天罷工與祭，熱心過主日，天主護佑，渡過當前的大艱難。

不料下一天天一亮，守望的壯丁，忽見有一股拳匪在村外平原上出現，便派人鳴鑼報警，於是壯丁們立即提起刀槍，一齊上寨，各按部位守定了；婦女們齊進聖堂躲避。拳匪們恃有神符，瘋魔似的幾番衝到壕邊，却每次都被教友擊退，槍彈打到他們身上，依然血肉模糊非死即傷，可憐神符全無靈驗，枉送了許多愚民的生命。教友們因有寨牆護身，一個也不會傷折。雙方混戰了一天，到晚上才停戰休息。第二天，衆拳匪又來攻擊，教友們知道他們的邪術毫無靈驗，加以上一天打仗得勝，有了經驗，所以益發胆大氣壯了，便不慌不忙，等匪走近了，一齊瞄準射擊，又打死了許多匪徒。拳匪們接連衝鋒五六次，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瘋魔的銳氣頓時消失，大隊人馬就狼奔豕突似的，潰散遁逃，向着他們的巢穴路家莊敗退回去了。教友們乘勝追逐，直搗匪巢，奪得了一尊大炮，拖回朱家河本寨。

四鄉各村莊的義和團合了幾千好勇鬪狠的悍匪，非但不能攻破這裝爾彈丸的朱家河，血戰了兩整天，反而打得大敗虧輸，全軍崩潰死了許多人，又失掉了大炮，真教他們掃盡威風，

出盡乖醜啦！這天他們逃回去見大師兄，個個滿面羞慚，垂頭喪氣，再不能像前兩天那樣猖狂了。他們互相討議之下，要是重整旗鼓，再去進攻，打算報仇雪恥吧，朱家河教友這樣厲害，他們已經領教過了，此刻槍械不齊，又沒有大砲，決不敢再去嘗試；就此丟手認輸吧；白死了許多弟兄，却也很不甘心。孝匪們正當進退兩難，萬分狼狽之際，恰巧前任山東巡撫李秉衡奉旨勤王，從江南統兵到京畿一帶，去遏阻八國聯軍的攻勢，這當兒，正要路過景州。李秉衡原是首先贊助義和團的人物，誰都知道他在山東時縱匪殃民，是個有名的庚子禍首。孝匪們一聽到這消息，便決計到景州，串同知州洪壽彭和八個劣紳，會同請求李秉衡派兵剿滅朱家河，誣稱教民聚眾反叛，有洋人在內指揮。要給天津的洋兵做內應。幾個頭目同景州，果然候到了李秉衡，便依計行事。李大帥因為勤王要緊，不敢逗留，便把這件事交給他的部將陳澤霖斟酌辦理。

李秉衡北上後，陳澤霖也跟着率兵來到了。官紳和孝匪們得了信，便齊到大街上站班恭迎，送他到了公館裏，便長跪不起，齊聲宣告朱家河教民怎樣擾害鄉里，無惡不作，現已積

糧購械，由洋人率領造反了，懇求發兵殲滅。陳統領本來不敢輕信，祇因接奉李帥手劄，又因派去探聽虛實勸諭歸降的幫帶，被朱家河的教友誤會槍殺了，不由得勃然大怒，便於七月十七日召回先鋒隊，發兵進殲，以為區區小醜不難一鼓蕩平。

七月十七日正午，官兵和拳匪聯合進攻朱家河，浩浩蕩蕩殺進村來，先把村莊四面包圍了，威武的氣象自和上次烏合的匪類大不相同。這回進攻的敵人，共計約有一萬人，其中官兵統稱三千，其實不過二千五百，可是他們却有新式快槍和幾尊克虜伯大砲，且又久經訓練，是能征慣戰的國家軍隊。這當兒，任湯兩司鐸正要進午飯，忽然得報官兵來到，任總鐸便攀登聖堂屋頂，向村外瞭望，果然看見來攻的敵人旗幟鮮明，服裝齊整，陣容也很嚴肅，一望而知是正式軍隊了，情知不妙，頓時轉喜為憂，臉色陡變，却怕教友們氣餒心灰，消失鬥志，不肯合力抵抗，不得不打起精神，強自鎮定，依舊往來巡視，鼓勵他們，安慰他們，教他們依靠天主打退兵匪。可是以後他為避免官軍藉口起見，不再出面指揮作戰了，專務料理信衆靈魂上的事情，鞏固孺婦們的信德，教她們奉行主旨，預備為主捨身流血。這天下午，

守寨的教友們仍勇氣百倍，和兵匪直打到日落西山才休戰，官兵打了大半天不能取勝，便回營休息，命孝匪把守要路，防教友們乘夜脫逃。

經過了半天的苦戰，守寨的壯丁也知衆寡懸殊，決難持久，早晚必遭攻破，這一夜便有許多無家無室，貪生怕死的人冒險逃走了。可是大多數教友因為全家老少，都在這裏，決不肯自己逃了，丟下父母姊妹妻子兒女，聽任她們落到孝匪手裏受辱被殺，所以明知前途希望黯淡，只要自己還有一口氣，一定要拼死奮鬥的。所以一萬多兵匪仗着快鎗大砲來圍攻，這無險可守的平民小村莊朱家河，一連三天，還不能攻下。

圍攻第一天停戰後，村中執事人員便開了一次會議，一致議定第一要設法保全兩位神父的生命，打算挑選一百名壯丁組織敢死隊，一齊帶着來福槍乘夜護送任湯兩位司鐸衝出重圍，送到獻縣總堂安頓。這件事，因為夜裏防守的是孝匪，本來一定辦得到。可是兩位神父執意不從，齊說：『你們的好意，我們十分感謝。可是這件事實在使不得！我們走了，即使能安然出險，丟下這些多無力自衛的婦人女孩們和身弱有病的老人們，讓他們落到匪手裏，

受苦被屠殺，沒人給他們安慰解罪，良心上怎麼說得過去呢？所以我們決定聽天主命，把生命交托給天主；要死，大家死在一起。教友們知道了，非常感激，大家於是誓下必死決心，格外同心協力，拼命抵抗了，

俗諺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第二天官兵用克虜伯大砲攻打，雖則砲手技術不精，發射出來的砲彈大半在天空中飛過，有的掠過村莊，落在拳匪陣地上，反轟死了許多匪，可是婦孺們一聽得隆隆的砲聲，好似山崩地裂一樣，都嚇得驚惶失措，哭叫奔逃了。便是壯丁們，都是安分鄉民，從沒有上過戰陣，也總不免胆戰心寒，大驚失色。這天傍晚，朱家河會長朱殿選，洗名嘉俾厄爾，年五十餘，想起前天奪來的那尊大砲，便命拖來試放還擊。無如村人都不會使用這樣的軍器，所以裝上了火藥子彈，朱殿選竟不知躲避，仍在砲後站立察看，瞄準了以後旋即命人燃點放射，只聽得轟然一聲，炮身向後一衝，正衝在他的胸口上，朱會長頓即被撞倒在地上，一命嗚呼，等任總鋒趕到，給他行終傳的時候，他的靈魂早已離開他的軀殼了。這真是朱家河三千教友的大不幸！他是本村的富戶，為人誠實熱心，作

事公平正直，聲望十分隆重，合村人沒有一個不敬服，簡直是全村的棟樑；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候，他一死，正如棟折樑崩，是大廈將傾的先兆。一會兒，惡消息傳遍全村，教友們大都失聲痛哭，任總鐸也仰天歎息說不出心裏的悲悼。

這一天的局勢更見得危險了。官軍的炮手上一天亂放了一天，這天的瞄準就漸漸進步了。炸力猛烈的砲彈，一顆顆落進村裏，轟毀了許多房屋和堡壘，守寨的壯丁和躲在寨裏的婦孺死傷的着實不少。兩位神父早上舉行聖祭後，就沒有敢供聖體，以後兩天中，更連彌撒都不敢做，只在聖堂裏誦經祈禱，勸女教友念經求天主，有時到寨牆上激勵壯丁，用心守衛，大家都在憂苦恐怖中過了這一天。

停戰後，有人聽說陳澤霖攻打是因看中了任總鐸的那匹千里馬，便有人主張把馬打死，免得落在仇人手裏。任總鐸却以為不如募人騎了馬，衝出去到獻縣送信教官兵看見，死了這條心。當下，便有一個曾當過馬販子的教友叫李慶三的，自願應募，說他能騎了這匹馬衝出重圍，不怕冒險。那時已在深夜了，任總鐸還勉強打起精神，從日記本上撕下了一頁紙，寫

了很短的六行字，大意說：「今天官兵拳匪合力攻打了一天，村中死傷的很多，我們不知道多早晚死。願主旨奉行於地吧！希望你們為我們祈求」。這封遺書，至今還當作聖物一般保存着。

第三天，官軍的砲彈打穿了湯司鐸的住屋，接着又一砲打穿了聖堂的牆壁，村裏落彈更不計其數，頓時婦孺們大哭小喊，秩序大亂，奔向聖堂飛跑，到了晌午，敵人攻勢漸鬆，李慶三便覷個機會，躍身上馬，喊開寨門，奪路飛奔而去，一霎時已去得蹤影全無。兵匪們要想攔截射擊，却已措手不及了。他趕了一程，已覺力乏，便打失過宿；下一天一早動身，跑到阜城，回頭一望，遙見黑烟直冲霄漢，便知朱家河已被攻破了。所以他到了獻縣就連這兇信一齊稟報，獻縣方面即使能說法援救，也已不及！

朱家河被兵匪圍攻到第三天晚上，守寨的壯丁已折場了大半，所有的彈藥，也已銷耗完了。教友們見敵人愈戰愈多，回顧自己的弟兄死亡枕藉，愈戰愈少，當然那得不氣餒？看來大勢已去，無法挽回，就難免要個個垂頭喪氣咧。那天夜裏私逃的人更多了，却大都是去送

死，很難得有幾個出脫得兵匪的掌握，逃得殘生。

陳澤霖圍攻朱家河，打了三天，還攻不下，反折傷了好些人馬，耗費了許多彈藥，深恐誤了勤王大事，非常焦急，所以打到第三天晚上，便想出一個攻城的妙計，派兵到附近各村徵發了好幾輛大車，又收羅了許多板門木料，拼湊起來，做成六座敵樓，裝在車上和寨牆一般高低，使攻寨的戰士有了掩護，躲在板牆後面，推車進攻就能進退如意，必然一仗成功。

這樣準備停當之後，七月二十日一清早，官兵們便又開始進攻了，陳澤霖部下的軍官把拳匪當作牛馬命他們推着六座戰車，從葛里村出發前進，官兵們就在車上敵樓中藏身發槍射擊，並向寨牆上擲進火藥包；同時又在葛里村高屋屋頂上，排下幾尊大砲，對準朱家河不絕轟擊。這樣的攻勢，守寨的教友但憑磚土建築的圍牆堡壘相抵抗，無論如何是要失敗的了。然而壯丁們仍拼死應戰，浴血抗敵。但他們勉強掙扎了三小時，就死傷遍地，無法支持了。於是敵人們乘虛直入，把六座敵樓推到寨壕前面，打開前後板牆，改作橋樑，兵匪一擁登牆，勢如潮湧；殘餘的小數壯丁，只得全部退却，散佈村中，準備巷戰。朱家河被兵匪圍攻三天

後，到了七月二十日上午，終於陷落了。

兵匪們三面衝進寨牆，逢人便砍，却不見一人，惟有從北面攻入的拳匪們，一到寨前，忽見寨牆裏面蹲伏着一羣形狀怪異的人，臉上塗滿了污泥，身穿白袍，腰圍闊帶，頭戴白巾，眼裏放出憤怒恐怖的目光，舉起刀子，向他們大聲咒罵，既不上前，也不後退，猜不出這是甚麼一回事，倒弄得有些呆住了。一會兒，匪衆就看出他們手裏的兵器——大概是廚刀、劈柴刀之類——實在不堪作戰，聽他們的聲音，看他們的舉動，又都是兒童模樣，就忍不住哈哈大笑，便一擁跳下牆來，餓虎撲羊似的刀槍齊下，很輕易地把她們一齊殺死了；仔細一看，才知道這些都是女子，更教她們驚訝納罕，莫明其妙。原來她們正是一班獻身事主的貞女們，平時在各會口教兒童學習經言教理；其中有一個是本村的王保妹，年紀已五十歲，其他的貞女們來自遠近各村，可惜姓名年歲人數都已無從查考了。她們自從朱家河被兵匪圍困後，就一齊躲在育嬰堂裏，在主管人王保妹領導下，每天熱心祈禱，守齋做補贖，預備為天主致命。他們最怕活活落到拳匪手裏，受不堪的侮辱，所以這天地們一聽寨牆已經失守，就依

着預定計劃，急急拿了這樣的兵器，勇敢迎上前去，教拳匪只能殺死，不能活捉。這班剛強烈性，一心為天主致命的貞女值得我們萬分敬佩，

拳匪做着魔鬼的工具，原是天主教的死仇；陳澤霖部下的官兵也因一連圍攻朱家河三日，費盡心力，不能取勝，反多傷折，因此個個怒氣冲天，一進村中，不問男女老幼定要殺得雞犬不留，又在四下裏放起火來，要把朱家河燒焦成土。霎時濃烟四起，烈燄飛騰，直到屍橫遍地，血流成渠。兵匪們一路搜索前進，遇到了幾個年輕有幾分姿色的婦女就擄去，準備不是強佔，便是出賣；正在得意洋洋的時候，忽然轉灣抹角，跳出了一班埋伏下的壯丁，一排槍把他們打死了好些，便又轉身跑去，躲在小巷中屋子裏，不出來了。所以兵匪一路前進，搜索得格外仔細，走到聖堂大門前，又遇見了一班勁敵，把守堂門。少數勇敢的青年教友，明知無路逃生，却不願束手就縛，任人宰割，留得幾顆僅有的子彈，仍要作困獸的搏鬥；所以有的守住堂院頭門，有的爬到堂頂上，拿着磚瓦準備擲擊侵入的敵人。兵匪一見，知道犯不着衝進去，枉送性命，便急急退下，却繞到別處上了屋，先打死堂頂上的壯丁，再打死守頭

門的勇士。這幾個壯丁死了以後，再沒有人抵抗了，於是兵匪們大着胆踏進堂場，隨即衝進聖堂，開始大屠殺，一洩滿胸積恨。

這時候，合村的婦孺老弱都已跑到聖堂裏躲藏起來了；大家願意死在一起，準備為天主教命。吾主耶穌曾教訓我們說：『你們為了我的緣故，遭受窘難，是有福的，因為你們在天堂上要得到極大的賞報咧』。

這天一清早，任湯兩位神父早已在聖堂裏，激勵教友預備致命了。上一夜，他們兩人差不多通宵不曾入眼；出外照料壯丁，回堂勸慰婦孺僕僕往來，十分忙迫，身體乏累，口渴難熬，內心的憂苦更是不堪言狀；天一亮，就和留堂的神孺一同念早課，又聽了幾個人的告解，却因情勢危迫，沒有做彌撒送聖體。大家知道本村的陷落即在目前，一會兒就要見天主了；個個知道極端的窘難——死亡——轉瞬就要來臨，可是死亡却也使他們得到解脫，結束了——一切的窘難，開始光榮福樂的生活。只可惜也許有幾個信德淺薄，意志怯弱的人，沒有這樣卓越的真知識。這當兒，兩位神父穿了短白衣，戴上祭巾，在祭台前兩把椅子裏，正對

着全堂信衆並排坐下。一排傳教先生們在他們四週，面對苦像跪着，女教友和孩子們連少數老弱殘病男教友都跪在大廳裏，總計約有一千多。到了八下鐘。兵匪進了村，開始屠殺，村裏的教友再向着聖堂奔逃，頓時擠滿了一堂。最後來的幾個壯丁跑到堂門口，擠不進去，便有踏在衆人肩背上，跑到神父跟前告罪求救，安心等死的，也有擠到自己妻子兒女身邊，跪在一起預備同心致命的。將近九下鐘，孝匪們衝到堂場上見堂門大開，向裏一望，只見黑壓壓擠滿了一堂，萬萬料不到竟有這麼多人，覺得十分詫異，不由得呆了半晌。但他們仔細一看，便見大都是婦人孩子們，兩個長鬚洋人手裏也並沒有軍器，就放心胆大，實行屠殺。匪首吶喊一聲。兵匪們便向人叢中衆鎗齊發。堂中頓時起一陣慘呼，只見中鎗婦孺紛紛倒地，傷痛號哭；人類常情貪生怕死，何況婦孺？更有許多人亂攢亂撞，掙扎躲避；秩序頓時大亂，任總鐸大聲慰勉，但他的聲音被一片喧嚷哭喊聲攪亂了，大都聽不到。於是湯神父起身站定，發出洪鐘似的聲音，鎮壓全堂信衆，喊着：『衆位教友，不要慌亂再忍片刻痛苦，我們就都升天堂了。』接着他轉身向苦像跪下，高聲朗誦中文解罪經，真奇怪，他只起得一句『頌告吾主全能天主，

……」整千教友就一唱百和，齊聲跟着念去了。霎時間，堂中不聞哭喊，只聽得朗朗經聲，和拳匪的鎗聲，叫罵聲，混成一片。教友們大家發出真心痛悔，求天主赦宥往罪，俯納他們的「全燔之祭」；念罷，任神父就起身向衆教友臨終大赦，這時候，兵匪們放的都是亂鎗，所以兩位神父還能從容不迫，盡他們最後的聖職。朱殿選的夫人吳氏瑪利亞站在聖體旁攔邊，用自己的身體做盾牌，張開兩臂掩護任總鐸。將近十下鐘，她中彈倒地，一會兒，任神父也就中了彈倒在彌撒間裏地板上。傳教先生們急忙上前，把他扶起來。任神父教他們扶他跪在祭台前，可是他已跪不起來了，只能對着苦像伏在祭台踏級上。接着，湯神父也受了傷，卻還能自己站起來，走到總鐸身邊一傍跪下。兩位神父就在平時奉獻吾主聖血的祭壇上，自己流血祭獻天主，跪前在祭台下，但等天主定下的時刻一到，完成了他們的祭獻，去享見天主，他們的祭獻，真是最完全的祭獻，是「全燔之祭」。因為他們雖已中彈，卻沒有受到致命傷，一時不至就死；天主安排着要他們捨生流血，還要他們受火燒的痛苦，被火燒灼而死。

官兵和拳匪見整千老弱婦孺擠滿了一堂，大家不想逃生，只是等死，亂放了幾排鎗，雖

則打死了不少，可是打不着的還佔絕大多數，既不願多耗子彈，又不能擠進去刀砍槍刺；要是逐個拉出來殺掉吧，不知要費多少時間才能殺盡。這般惡魔野獸，恨不得一手把兩個洋人抓過來，生剖活剝，殺個稀爛，却奈何不得這血肉的長城。活的果然不必說，便是死了，屍體層層堆積，也足以擋住他們的去路。兵匪們無計可施，只得分頭去找引火物，到聖堂四週放起火來。聖堂屋頂的天花板原是蘆葦構成的，最容易着火；只見黑烟起處，烈燄飛騰，霎時間堂頂倒塌了。起先滿堂教友被濃煙薰得窒息了呼吸，烟已覺萬分難受，一會兒，火燄近身，焚燒灼灸的痛苦最是難當，便有許多人狂呼亂叫，跑進吏衣所，沒命竄出窗外，情願被匪一刀殺死，以為總比被火燃燒薰死而死好受一點。殘酷的拳匪正在堂外四週守候着，見一個殺一個，難得有機會漏掉。可是從窗口跳出來的還是那麼多；末了，衆兵匪殺得手酸臂軟，就把最後跳出來的五十人一一捉住，細綁了押到路加莊，就在這下午殺個乾淨。等到過了十一下鐘，堂頂塌下的時候，兩位司鐸，和整千信衆便都葬身火窟，頃刻化成灰燼。

同時，聖堂以外，還有別的地方，搬演着同樣令人觸目驚心的大慘劇。前面我講述過米

家河的男女教友大大小小共有三千多，除了一千多壯丁相繼陣亡，所餘無幾，以及兵匪進村後，一路被殺的也有好幾百人以外，剩下的還有一千數百人。當時有許多女教友，或則是因聖堂裏太滿了擠不進去，或是因為不及逃進聖堂，便都逃到育嬰堂裏，在滿懷恐怖中，等候看危運的來臨，不知如何是好。一會兒，兵匪們跟蹤追到了，一班貞烈的青年婦女們最怕活落到匪手裏，就不約而同的，奔往近邊一口井裏跳。轉瞬間，一丈多深的水井填滿了。那些先跳下，落到井底裏的人，不久被水淹死，受苦還比較輕一點；可是那些重重疊疊，橫七豎八，壓在中間的，一時死不了，甚至過了一兩天，還有在井裏呻吟啜泣，不曾氣絕的。大批任弱的婦女，受到這種不死不活的長久痛苦，真所謂「慘絕人寰，罕有倫比哪」。

這樣，兵匪們把三千教友全部屠殺後，就開始搜劫了。匪首素聽人說西洋教士有金銀財寶收藏着，便決意搜尋，不遺餘力。那任總鐸手下，幫助傳教的某先生，先已被他們捉住了，這當兇匪黨就對他大肆酷虐，荼毒百端，逼他說出窖藏金銀的地方，却是枉然。樂守神貧的教士，那有金銀財寶呢？可是匪黨仍舊心不死，等翻開了無數焦頭爛額，甚至焦炭似的屍體，

把滿堂方磚地板完全掘起；隨後又到別處屋子裏，同樣工作了一番，結果却枉費了心機，毫無所得。然後經此一劫，全堂屍體已被翻得凌亂不堪了，以致後來任湯兩位司鐸的遺骸，竟無法辨認。

神父教友們但知積財天上，身外別無長物，拳匪們妄想盜得金銀，自必一無所得，便是壯丁們用以抵抗的檣櫓，也已在停止抵抗前，弄壞毀棄了。他們把朱家河燒成一片焦土，化成一座死人村之後，只覺得自己但有損失，那有利益？他們徒勞了一場，只得懷着說不出是哀是樂的心緒，懶洋洋回巢去了。至於陳澤霖部下的官兵，下一天七月二十一日，就開拔晉京，勤王去了；路過獻縣時，那裏的神父教友在被圍的城壁上，遙見他們排了很長的隊伍，在下面官道上走過。怪得很，他們望見官兵們身上，都佩帶着掠來的聖衣和聖牌，兩個一排，緩緩前進。這些人不像朱家河的拳匪一樣，只須對付安分良善的教民，却要和軍械更銳利，戰鬥力更強大的外國軍隊見個高低。他們重視教友們勇敢剛毅的精神，過於拳匪們重視教友的財物，因此佩帶這些聖物，以為可以借此掠取教友們的勇氣，來壓制自己畏縮怕死的心理。

兵匪散了後，朱家河就成了死人村，廬舍變成瓦礫，屍體縱橫滿地；總計殉難一千八九百，沒有人敢去收拾。白天只有飢餓的野狗，進去吃死人骨，夜裏却有幾個窮極無賴的亂竊小盜，溜進村中，在死人身上打主意，揀完好的衣服剝下來，拿去變錢，搜尋女屍頭面上，看有沒有兵匪們掠刺的不值大錢的小飾物。近兩千的屍體就這樣暴露了三個月，誰都不去過問。因為這時候，八國聯軍已攻陷了北京城，那縱匪禍國，第一應付責任的清太后那拉氏以及一班顛覆昏聩，把國運付諸匪類，智識不及童稚的滿族王公，都已逃走了。景州地方官深知朱家河屠殺的慘案，和自己脫不了干係，既怕拳匪，又懼洋兵，只得裝聾作啞，暫且把這場瀰天大禍攔起一邊，靜待上司發落。

大家以為景州天主教中心區朱家河從此變作丘墟，永無復興的希望了。不料這年十月，月白風清之夜，三五賊人正在聖堂附近盜竊死人身上衣物的當兒，突然聽得一響鎗聲，從那坍塌的堡壘上發出，一個同夥的劫賊立即應聲倒斃。這件事就使隣近各村莊的居民知道在這教民早已絕滅的死人村中還有人住着。第二天，早晨，大家前去搜索，便發現了兩個青

年，就說他們殺了人，要帶他去見官償命。這兩個原是朱家河的教友，年紀約二十多歲；他們在三年前，投効清軍，最近隨軍扼守京津，被八國聯軍擊潰，因此回家探望，不料合家大小全被拳匪殺害，怎不十分痛恨？他們正要去找官理論，問他一個縱匪殃民的罪名；何況這時候禍關大了，京師淪陷，帝后逃亡，法國軍隊已開到獻縣，拳匪首領早已逃得不知去向。鄉下人還蒙在鼓裏，不知死活，要拉他們去見官；兩個青年就讓他們帶去，毫不驚懼。

州官消息靈通，知道自己担着極大干係，丟了前程還是微倖，說不定連性命都難保。因此，這時候，他就換了一副臉對付教友了；再聽這兩位說的話，知道他們當兵吃糧，上過陣，更是惹不得。所以起先還說要查辦，後來一聽這兩位青年軍人背過了自己的履歷，接着便說：『小的全家是被大老爺治下的拳匪殺死，合村子也是被本州的拳匪燒殺毀滅』。就覺得害怕起來，連忙用好言撫慰，把他們名下的房屋田地，完全追還。這件事頓教一般愚魯無知的教外鄉民目瞪口呆，驚惶失措。天主教的聲望於是恢復了。這年年底朱家河本村所有在外未死的人民相繼回來，但所剩的一共十八人了，其中老年人，和婦女孩子們一個也沒有。這

十八個都是青年，都是窮苦人家的子弟，都是在庚子拳亂前，早已出外謀生了，在京津各處一帶店鋪裏，做傭工夥計，或者做小本營生，餬口求活，有好幾年不回家鄉的。如今他們一回來，就都發了財啦！本家本族的人都死得清光，惟有他們是唯一承繼人。讀者諸君須知鄉村人的財產不是高廳大廈，金銀貨幣，却是膏腴的土地；朱家河村世代奉教的大戶人家共計有三十來家，都有廣大的好田地。這十八個青年，就做了新朱家河的創業者，做了這景州天主教大會口的復興人物。

從庚子年到如今不過是三十多年光景，朱家河的教友又已由十八人增加到三百多了。拳亂時景州全區的公教信衆不過一千一百人，現在却有八千了。那時，朱家河被兵匪燒成一堆瓦礫的聖堂原址，現在又已造起莊嚴華麗的新聖堂了；當時殉難的一千八百名男女教友現在正在長眠在新聖堂正屋地下，這正是他們殺身成仁，為主致命的地點。

到了下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六月，這件仇教大公案，才算有了結束。助匪圍攻朱家河的陳澤霖統領，奉旨革職，永不叙用。兩年後，到京運動起復不成，却在這冬季，在寓中煤氣毒

粹死。縣官洪彭壽等也都受到相當處分。公教教會當局，秉承吾主耶穌愛仇聖訓，並不提出懲兇和賠償損害問題，僅和地面官議定三款：一。在景州城內購屋一所，作為教士公寓；二。由官方出錢一萬吊，修建朱家河聖堂。三。另出錢一萬吊，殯葬死難教友。這些條件比了清政府和八國聯軍媾和的條件，（單是賠款一項，已須銀四萬五千萬兩之多，至今四十年還沒有償清），真可謂天差地遠了。

條件議妥後，這年（一九〇一）十月二十一日，獻縣耶穌會會長葛大司鐸，才派萬保祿司鐸到朱家河收拾遺骸，預備殯葬。萬司鐸便着手置辦應用材料，招僱工匠，費了一個月光陰才準備就緒，督率前往；十一月二十日開始工作，先到各處攝影多幀，留作紀念，接着就命工役們翻開聖堂遺址的瓦礫，檢收屍骨，完整的裝棺入殮，殘缺不全，無法辨認的，收在一起，放在一具特製的大棺木裏。他受了上峯的囑托，務必覓得任湯兩位神父的遺骸，所以他每天親自監工，檢驗得非常仔細；無奈一則因肉軀完全腐爛，只剩骨殖。二則因被劫屍賊翻來倒去，弄得雜亂不堪，空費了許多心力，實在無法辨認。收完了聖堂的屍骸，最後他督

率工役到育嬰堂打撈井裏的屍體。這可把他們難住了，工役把井裏的污水一攪動，就覺得臭氣直沖，中人作嘔，個個奔逃躲避，莫敢上前。萬司鐸沒奈何，只得命人把井填塞，做成一座墳墓的孤墳。朱家河殉難衆教友屍骸收全了，萬神父就督率工役們到路家莊，收集那被匪擄去殺害的，朱日新等五十人屍骨，那裏殉難的五十人被匪掘了一個大坑，合在一起，草草掩埋，兩度經過了大暑天，也都爛盡，只剩骸骨。

萬神父辦事很細心周到，他命人把所有無法辨認的屍骨，分裝六十口大棺木，這件工作不但都用奉教人工料理，還不許教外人來窺探，免得教那頑固淺陋的無知鄉民譏評議論。裝殮後，他逐一記明收殮情形，貼在棺上，親自監視封釘。這時候聖堂的斷垣殘壁，也已約略修理過了，他便命人把六十具大棺停放在沒有屋頂的舊堂裏，把窗戶一齊填塞了，等候來年行過追思大禮，殯葬入土。

一九〇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光緒二十八年春三月十五日）舉行朱家河三千殉難教友公葬儀式。先一日，獻縣總堂的全體司鐸，修士修生們，和音樂隊共計二百餘人，齊到景州城

內，過宿一宵；下一天早晨，便向朱家河進發。景州士紳和教外民衆也多前往觀禮；遠近各會口的信衆更踴躍來堂，參與追思大禮。河南府尹太守也率領所屬五縣縣令，公服騎從，前往誌哀致敬。總計這天到朱家河參加公葬儀式的，不下二千餘人。各方人物到齊後，便開始行追思大禮，由葛大司鐸主禮；經聲一起，哀樂和鳴，悼歌音節，淒涼排側，典禮莊嚴肅穆，教外官紳士庶目覩司鐸信衆虔誠祝禱的儀容，莫不驚訝感奮，肅然起敬，到此才明白天主教的真情實況，很有悔恨嫌遲的感想了。追思大禮約歷一小時，禮畢官紳相繼告退，神父們也回城休息，留下辦事人員分別督工殯葬，把死在堂裏的教友，合葬在聖堂地下墓穴中，死在堂外的合葬在堂北墓穴中；後來又在育嬰堂裏的井墓上建了一座二丈高的碑亭，作為紀念，以後規定每年七月二十日，舉行週年追思聖祭，永誌哀思，與祭信衆都全體告解領聖體。聖堂重修後，又在兩邊十二扇玻璃窗上，用金字寫着死難教友的名字，使後世子孫永昭矜式。舉行殯葬這一天，狂風大作，塵飛蔽天，日光昏黯，好像無靈的大自然也為了數千無辜良民枉遭虐殺，不禁同聲哀悼一樣。東光縣大令汪寶樹曾有一篇五言詩憑吊任總鐸以下數千

人同時殉難的事蹟原文如下：

會葬朱家河蒙難任鐸孔秀，救民五千，是日也狂風飛沙，天地為黑為膏，江饒酒，文
山罹刑同一景象。

茫茫天地昏，滾滾乾坤暗！嗟爾五千人，無辜身罹難！哀哉孔秀君，同日遭凶諶；君子亦有窮，彼蒼不賞善！沉冤鬱難消，積忿結不散；天地起風霾，如哭復如怨。可恨狂且徒，冥頑無勝算！只能害善良，未能弭外患；一見聯軍來，束手不敢戰；遁逃乃上策，抱頭竟亂竄；誤國又殃民，戎首徒斂怨！漏網雖今朝，畢竟有公斷，報施終不爽，十年為一旦。爾衆皆馴良，樂善久不倦！會生極樂國，普渡登道岸。毋為積痛傷，除昏日不見。俚歌吊戰場，聊具一杯飯；掬誠告九泉，英靈庶幾鑒！

知東光縣事汪寶樹未定章

我們讀了汪縣令這篇自由抒情的寫作，可見數千無辜慘遭匪禍，同日併命的大悲劇，便是在讀書明理的教外人看來，也不禁要感懷憤慨，黯然神傷！不過汪縣令用教外人的口吻寫

這篇詩，其中自不免有不合聖教道理的字句，我們不妨記取他的善意，不要引作典實就是。

朱家河的教友究竟為甚麼要遭難？是為抗拒官兵，實行謀反嗎？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是為受了外國教士的鼓動，響應八國聯軍嗎？那更是他們所夢想不到的！這些都是良善安分的鄉下農民，那知外界的情勢，他們非但和八國聯軍是風馬牛不相及，連聯軍進攻的情形和原因，都不明白。他們只知道拳匪要來殺害他們，毀滅他們的家鄉，更想不到官兵竟也和匪一般；他們只知為求生存而奮起自衛，為不願見合家老小，無端受人侮辱，被人殘殺，才拼死抵抗來攻的敵人，不管是匪是兵。因為在他們——中國老百姓——眼裏，擾害平民的都是匪。匪為甚麼要殺害他們呢？只因他們信奉了天主教，信從了耶穌基督的聖道真理。他們要是不奉教，或者奉了教肯背悔，就可以不遭難，就可以不死，無奈他們執定不肯，因此，朱家河的三千信眾就全體殉難了，所以他們的死，是為天主而死，為真道真理而犧牲；他們是為義而遭害難，至於捨身流血，捐軀殞命。在戰陣的聖而公教會中，他們是基督的勇兵，中華聖教的先烈，我國公教信眾對他們很該緬懷景慕，則效追隨，踏着他們的血跡，發揚我們基督信

友勇敢剛毅的大無畏精神，在艱難困苦中不怕刀鋸鼎鑊，不畏一切殘酷暴力的壓迫荼毒，挺身站出，憑我們血肉的軀體，作保障信德的干城，至於以身殉道。

拳匪殺害教友固然是志在仇教，但陳澤霖奉旨勤王，急如星火，怎肯丟了正事管閒事，在景州頓兵三日，攻打這小小的鄉村朱家河，不怕誤了欽限，違了王命呢？他真個誤信人言，以為朱家河教民聚眾造反，給進攻天津的洋兵做內應，因此不得不剿滅嗎？不！他發兵剿滅朱家河，還是因為他是李秉衡一黨，對天主教素極仇視的緣故。他到景州，既得李秉衡的密札，又據當地官紳竭力請求，就有了藉口，正好趁此機會，避重就輕，還可以朦混朝廷，冒功邀賞。事實上，他七月初三到京謁見太后，就染紅了頂子，又弄到了一萬兩私房犒賞。我們但看他對被擄教友的行為，和他臨行前所出曉諭青草河教友的告示，就得到了顯着的證明，證明他蓄意屠殺朱家河的三千教民，不是因為錯怪他們造反，却因他們信奉了天主教，犯了他平素的大忌，才拿他們當晦氣，不敢造下大罪孽，謀他自己的私利。他平時親近拳匪，全不知道天主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以為大概是種白蓮教一流的邪教，等到朱家河

被攻陷，才覺得數千教民無端遭此浩劫，已經有些悔意了，才想設法援救被擄的五十人，尤其是對於那青年學生朱日新可算是費盡心機了。然而他的認識還不真，以為只要教民說一句背教的謊話總容易，豈知竟大謬不然。所以他對於青草河的教友們，不敢再去剿滅，免得添上一重大罪孽。他的告示上雖然說得那麼嚴厲，却並不等他們表示態度就動身，因為他知道認真辦起來，結果必然又是徒然逼死許多人，非但良心上覺得太說不過去，也怕將來脫不了干係，他原是個患得患失的小人，攻破了朱家河，也覺得這件事辦得不妥當了，便要扣留景州兩紳士，回到京師，預備到緊急時，把這件大血案全推在他們身上；後來他虐害良民，冒功盜賞的罪狀穿了，永遠革職，過了兩年，還不怕羞，到京托人代向樊主教乞恩。這就可見他雖然身為大員，人格的卑鄙，思想的淺陋竟和那些孝匪差不多，所以陳澤霖剿滅朱家河，屠殺了數千教友，實在是因他和孝匪聲氣相通關係密切，才受到了孝匪的影響，常懷着仇教心理所致。

陳澤霖在青草河發貼的告示，曾由當時奉了任總鐸命，前往青草河照料教友的周鳳歧司

鐸照錄下來，在向獻縣會長報告朱家河被難情形時，附送察閱，後來並從另一方面得到了證實，我們但看他在這張告示上口口聲聲逼着教友背教，威脅利誘無所不至，顯得見他仇視天主教，存心和教友為難了。這就證明他素來和拳匪通同一氣，不惜濫用職權，濫用國家的兵力，援助拳匪，虐害良民，連勤王大事，都丟在腦後。他發兵剿滅朱家河，屠殺數千教民，只為恨他們信奉天主教，並非是因誤信他們聚眾謀反，非剿滅不可，因為即使朱家河教友真有造反的意思，區區一鄉村，不值大軍一擊，何必勞動王師，耽誤勤王大事呢？陳澤霖告示的原文如下：

「欽命總統武衛右翼先鋒軍，江西按察使陳為出示曉諭事，照得教民亦屬華民，入教非盡本願，祇因民教不和，結怨日深，致成今日不解之仇。其中倚恃洋人殘壓良善，在所必有，而不法匪類，煽惑教民藉端搶掠，尤在意中，本總統奉旨入都，帶隊過此，即據地方官懇求督隊剿辦，以安民心，因教民之中，不乏脅從，教堂之內無多洋人，大軍所至，玉石不分，殺戮盡屬華民，況婦女何辜，同遭慘死？本總統於心何忍？不得不先行出示

曉諭。為此，諭仰教民人等知悉，爾等入教於前，何難出教於後，本總統不咎既往，倘有對天叩頭，自願出教，准其改過自新，免再誅戮，本總統為矜恤華民起見，勿再執迷不悟，始終梗化，致遭駢誅，改過之後，如是挾嫌擅殺事情，仍應照例辦理，以重民命。其各凜遵，毋違特諭

右諭通知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實貼青草河村。

這篇官樣文章，如果出示在屠殺朱家河教友以前也許還有文過飾非的餘地，我們即使承認他說的是由衷之言，這樣事件，理應歸地方官辦理，不用他越俎代謀，而且辦起來非常麻煩，很費工夫，斷不是三天兩日所能料理的。實在，這張告示是他在枉殺數千無辜後，希圖卸罪，不負責的表示；所以上一天告示一貼出，下一天陳澤霖就統帶全軍一溜烟跑到北京去了，中間的經過很簡單，不妨略述如下，陳澤霖屠殺了朱家河的數千教友後，大概也知道自己造下的罪孽太重了，所以拳匪們要求他再去剿滅青草河，他就出了一張告示，差營官到青草河張貼曉諭。青草河村寨在周司鐸主持下，是由教友們和教外村民輪流把守的。差官一進

村，恰遇到守寨的教外人，問他們『奉教不奉教』？他們便回說：『我們不奉天主教』。差官照樣去回覆，陳澤霖也就不再追究，立即開拔，這件事情就可以證明他屠殺朱家河教友，只是為了他們始終自認信奉天主教；為了他們入了教，執定不肯背教。

此外，還有一件事，更充分證明陳澤霖屠殺教友，全為了他們不肯背教的緣故。當朱家河聖堂失火時，許多教友從窗口裏跳出來，被兵匪捉住了五十多，押到路家莊，見陳統領聽他發落。陳澤霖一見不說別的，只教他們背教，就不殺。經他威逼利誘，便有兩個人答應背教，但其餘四十八九人都聲明寧死不悔。於是這四十九人就受盡酷虐，相繼畢命，不但砍了頭，有許多還被開膛破肚，挖出心肚，活宰活剝，死得非常慘烈。這更見得他們的死是為不肯放棄真信仰，不肯背棄天主，才決心為天主致命。在這四十九人中，有一個童子叫朱日新，洗名伯多祿，年紀只有十五歲，可是他勇敢剛烈，實在加人一等，利誘威逼，不能消惑他的意志，甜言蜜語，也不能動搖他的決心。當劊子手正要下手的時候，陳澤霖忽然注意到他，見他俊秀文雅，儀表不俗，便把他叫到跟前，拉住他的手臂，說了不知多少勸喻引誘的

話，許下給他種種好處，留他在軍中當差使，包管他將來陞官發財，費了好大功夫，說上了
一大堆好話軟話，簡直說得古澈唇焦，一切心機全用盡，甚麼話都說到了，然而朱日新還是
那麼堅執不移，拿定主意，不答應。這才教他臉上無光，老羞成怒，大罵幾聲傻孩子，丟下
他，讓拳匪拉出去，亂砍亂扎，頓時送他到了天堂上。至今朱家河人講起當年的故事，一致
對他表示欽佩，大家推崇他，說他是本會口的光榮。

第四章 英勇事蹟的一班

陳德肋撒羅撒姊妹兩貞女的致命

庚子教難時，受禍最慘烈的是直隸山西兩省；但這兩省中匪勢所以特別猖獗的緣由，是因匪徒們得到了官廳的鼓勵和援助，所以便是在同一省區中，那屬於賢明的地方官治下的會口，教友們受害比較好得多，不幸遇到了新匪仇教的州縣官，教難就格外慘烈了。景州的朱家河冀州的馮家莊等便是最好的例子。

朱家河的屠殺大慘劇我們已講過，更是事出非常，情形複雜，馮家莊的情形雖然相似，却因知州雙魁是旗人，仇教的色彩極濃厚，和孝匪勾結的痕跡太顯露了，教友們自知難以抵敵，決計四散逃奔，因而沒有像朱家河一樣，不但本村的教友全遭屠殺，還帶累了遠來逃難的同教親友。

馮家莊在冀州城西南十八里，有教友百餘人，差不多都是姓陳。孝匪初到的時候，雙魁先令本城紳董出郊外迎，騰出文廟，安頓他們，又摩費大宗錢米供應他們，招待得非常週到，格外殷勤。一般無知愚民見官府對孝匪這樣奉承，便爭先恐後，投拜大師兄門下，做徒弟，大家以為做孝匪比做官還要體面。於是不出旬日，各鄉各鎮拳廠林立，老百姓都變作孝匪了，馮家莊的教友本想防守自衛，一看這種光景便知大禍臨頭，只得預備搬家逃難。

一九〇〇年七月四日，教友們除了先已得到了趙路兩司鐸在武邑被殺的凶信外，又聽到外面的風聲非常緊急，便決計乘夜逃往閔晉縣唐邱鎮避難。黃昏時，本堂司鐸巡行四週小堂口回來，分派在各村子教授經文要理的女師們（共計四十人）也已齊到馮家莊總堂了；本堂神父便召集她們，進堂求聖母庇佑，給她們講怎樣為天主致命的道理，激勵她們的勇氣準備萬一在路上遇到了孝匪務必勇敢忍受一切苦難，為主捨身致命，種種痛苦一會兒就過去了，肉身一死，靈魂就戴上致命的光冠，得到了天堂的永福。神父講罷，貞女們個個臉上容光煥發，希望獲得致命的大恩，却仍不免有一種憂疑恐懼的神情流露出來。神父知道她們不是為

怕死，却怕落到匪手裏受辱，便說：『你們有甚麼疑問沒有？』貞女們於是不約而同一齊舉手請問：『神父，他們要是污辱我們，我們該怎樣？』神父說：『只要你們不答應，那是沒有罪的。』說着便引證從前聖女路濟亞答覆西錫蘭法官的話解說一遍，聖女說：『假使你判我受污辱，而我却不答應，我的榮冠就加大了一倍。』

這樣解說後，還有人覺得不滿意，便又站起來，問：『神父如果他們想污辱我們，我們可以咒罵他們，激怒他們快快殺我們嗎？』神父說：『可以的。』這當兇聽衆中又發出了一個清晰的聲音問：『神父，我可以用簪子刺他們嗎？』神父也說：『可以的。』

這樣明白而堅決的答語使全堂聽衆都覺得爽快非常；大家眉開眼笑，不住點頭表示同意。不論老婦少女，都是笑顏相向，大家異口同聲再說：『那麼，行了！』她們於是再念幾遍經懇求聖母，「諸為義致命之后」加恩垂佑，便出堂收拾行李，趁天未亮的時候，和莊子裏的婦女孩子們分乘三輛大車向唐邱鎮奔馳而去。

唐邱鎮離馮家莊有一百多里，本來大車一天可以趕到：無奈三輛大車中，前兩輛駕的是

驛馬，一路飛奔，安然到達，後一輛駕的是牛，牛行遲鈍，趕車的明知當天不能趕到，所以出了村，不向西走，却轉往西南才家砦親戚家，準備在那裏過宿一宵，再向唐邱進發。

這輛牛車上一共搭載着九人：陳陽氏，瑪利亞，四十七歲，她的兒子振邦，賴思，十七歲，女兒依撒伯爾，九歲，這三人是一家，陳張氏，瑪利亞，四十三歲，是陳永亮的妻，她的長子振德，斯德望十二歲，次子振田，達尼老九歲，這三人也是一家，除了這兩家六人外，還有一個是車夫陳欽海年廿一歲，洗名若翰，其他兩個便是兩位教學，貞女是陳進升的女兒德肋撒和羅撒爾姊妹，姊年二十四歲，妹二十二歲。兩位姑娘守貞事主，雖則是一母所生，一樣熱心敬主，彼此的性情却很不一樣。德肋撒幽嫺嚴肅，沈默寡言；羅撒活潑好動，思想敏銳，偶然也會作弄他人。但她的信德很堅固，意志極堅定，甘心為主受苦，渴願援救人靈，不怕被殺被剝却不願任人擺佈。那晚上問神父「我可以用簪子刺他們嗎？」的某貞女正有和她相似的秉性。

才家砦有一個熱心教友叫牛九思，洗名方濟各年三十八，和這兩位貞女是近親。兩位貞

女素知他教主虔誠，善表昭着，兼又忠誠可靠，便央他護送到唐邱。牛九思素有長者之風，濟急扶危，不辭勞苦，不憚艱危，何況求他援助的是兩個晚輩貞女，更是不容推却，所以他一聽，就慨然答應了。這些人在牙家晝過了一宵，第二天就駕車出發；車行幾十里，踏進了正定代牧區的閔晉縣境，離目的地黃二營村不過十二里了。那時，已在深更半夜，趁着皎潔的月亮，已望得見黃二營村的建築物了，不料他們在將到曹莊的時候，忽然被曹莊的拳匪照見了，一聲吶喊，拳匪們就舞動刀槍，跑出來攔住，喝問「到那裏去？」要是教友們坐的是騾馬車也許可以狂奔衝過，無奈這是輛又重又笨的牛車，衝既衝不過，轉車退後，也慢得很，一霎時就被匪趕上了。這時候，趕車的陳欽海和陳振田兩人，首先下車逃命，直跑到黃二營報告去了，其餘的婦孺們，要逃也来不及，兩位貞女知道逃也逃不了，所以一心念經求天主，預備致命。惟有牛九思年富力強要逃很容易，可是他見已答應下要保護兩位貞女，在當前的危難中，萬不肯捨棄她們，獨自逃生，寧可守着她們同她們一齊為天主致命，所以非但不逃還挺身救護她們直到被殺身死才罷。

教友們落到了匪手裏，惟有德肋撒還能勉強鎮定地聽孝匪喝問『到那裏去？』便回說：『到黃二營。』匪首一聽便說：『這些全是二毛子，拉下來一齊殺了。』牛九思於是跳下車來，向衆匪打恭作揖，接着又跪下叩頭，求他們不要殺這些婦女孩子們，『說她們沒有幹下甚麼壞事呀！』匪首只當沒聽見，拔出刀來把他的頭一劈劈成兩半片。其他的匪徒們也把那十二歲的振德，斯德望，和十七歲的振邦，類思一刀砍下車來，振德當下氣絕，振邦祇受了重傷却沒有死。陳揚氏和陳張氏兩人也都被砍受了重傷，倒在地上，裝死不動，却幸夜間看不清楚，孝匪們當她們都已殺死了，便不再砍，所以她們等匪散後各自逃走了。陳揚氏的九歲女兒依撒伯爾乘着紛亂的時候下車逃奔，想必跑得很快，竟能逃到隣近某村，由某農夫家搭救收下，認作女兒，因此，得保身命。這也是天主上智奇妙的措施。

如今十個教友逃的逃，死的死，所剩的只有兩位貞女了。孝匪們知道她們是年輕大姑娘，想把她們捉來變賣，便要上前拉她們下車。她們却大聲呵喝，不許動身，等她們自己下車。她們的聲音非常嚴肅，說的話竟是命令的口吻，有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使孝匪們氣奪，不由

得不服從。姊妹倆於是互相扶持着下了車，跪在地上等匪來殺死她們。豈知匪首不肯下手，只說：『你們跟我來我就救你們的命。』兩位貞女知道他不懷好意，依舊跪着不動，只念着：『耶穌救我們。聖母瑪利亞，保佑我們。』一個拳匪上前要拉德肋撒，德肋撒罵他，把他推開，匪被他激怒了，就把她摔在地上，順手一刀砍去，砍着她的頭，德肋撒眼望着天上，不住呼號着耶穌的聖名，一會兒她的靈魂就飛到了天主的懷裏。

這會兒，羅撒也許有些胆怯，還想設法求生。她知道拳匪是貪財的，把身上帶的銀子給了他們，也許可以買命：因此，她就央求他們，說：『你們不要殺我，這輛車，是我的，我就送給你們；我的銀子也全送給你們。你們饒了我吧！』匪首說：『好吧，你既然怕死，就得聽我們的話，反了教跟我們走路，我們就不殺你了。』羅撒聽了這些話，她的銀子買不得命，拳匪們簡直要她用靈魂來買命了。她於是輕輕喊了「兩三聲耶穌救我！耶穌可憐我！」她的勇氣就回復了，便毅然回說：『不，我不肯教，我不跟你們。』匪首見她有三分姿色，不肯下手殺她，還想拉她同走；她就滾在地上，拚死掙扎抵抗。這樣拉拉扯扯，過了好大一

會兜，這扶清滅洋的大阿哥，總是没法強逼一個弱女子跟從他，惹旁觀的人笑他沒用，這才使他老羞成怒，提起刀來照準貞女頭上，惡狠狠地砍了一刀。羅撒立時鮮血迸流，倒在地上的昏迷過去了。衆匪見人數殺盡，便盜了銀子，奪了大車，揚長自去。

陳欽海和振田兩人當夜逃到黃二營把這件禍事報告先到的同新教友們和本村奉教的大戶人家。大家商議之下，決計等天黑後派人去救應收屍。當下，便有一個勇敢有力的青年教友，姓崔，由陳欽海領路，先動身前往出事地點，救護受傷婦女。他們一到那裏，便見陳羅撒貞女倒在血泊裏，還沒有斷氣。她雙目緊閉兩手捧着念珠，雖然奄奄一息，却面現笑容，神情安定，好像正在把自己的靈魂，雙手奉獻給天主，絲毫沒有痛苦怨恨的狀態。她聽得足聲，知道有人到他跟前了，便用堅決的口吻說：『我是教友呀！』接着，又低聲喊着：『耶穌，瑪利亞，若瑟，可憐我！』教友們便說：『我們不是奉匪，我們救你來了。』他們於是仔細看了她的傷口，知道她受傷很重，快要氣絕了，便安慰她，對她說：『你們姊妹倆都是為天主致命的呀！再勇敢忍耐一會兜，你就到天堂上去了。』貞女於是央他們把手裏捧着的

這串念珠，拿去交給她的母親，接着又說：『我渴得難受呀！』

這件事倒把陳兩人難住了。他們來的時候，想不到會有這種光景，沒有帶水，四週都是教外人，不敢去向教外人討水喝，所以他們竟沒辦法，只得眼巴巴望着這位垂死的貞女乾着急。一會兒，黃二營村的教友們結了隊，搭着車趕到了，於是大家一齊下車動手，急忙把死的傷的，一個個抬上了車，諸事齊備，教友們便也跳上大車飛奔回去，等到曹莊的拳匪們聞聲察覺，喊齊了人，出來攔擊的時候，他們早已去得踪影全無了。車到了黃二營，陳羅撒貞女早已氣絕身死了。

望教人郝柱子血洗致命

郝柱子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涿縣得朝村教外人出身。他的父母家人雖則未聞聖道，却都是誠實正直的鄉村人。他在十八歲上從本村教友們聽到了天主教的道理，又見慣了他們的好表樣，便決意棄邪歸正，專心一志做教友。他雖則出身窮苦，從少不曾上學讀書，識不

得許多字，可是從那時候起，他就下一番大苦功，故天天學習要理經言。每逢主日和大瞻禮日，他也隨衆進堂誦經瞻禮，這時候正當光緒二十五年秋盡冬初的季節，聖教艱難方興未艾；匪勢蔓延日廣，教友們也已感受到極大威脅，所以郝柱子的父母家屬親戚朋友，對他的這種舉動非常反對，還說他是年輕人一時高興，總不至於認真要奉教的。豈知郝柱子年紀雖輕，却已蒙天主聖寵的感召，深深明白人生在世恭敬天主教已靈魂是第一要務，其他一切都是無關緊要，如今他既已聽到了這層真道理，明白了其中的大關係，無論如何是不肯放棄的。他的親友們見他果然真心奉教，知道勸他改變主意是不行了，只得勸他暫且觀望一下，等風波平靜了再去入教不遲。他們對他說：「現在皇上禁止人民學習天主教，你在這時候入教實在不適宜，至少你得等一等。」

郝柱子在家庭中的境遇一天比一天惡劣了，他的父母兄弟等都怕為了他要受到牽累，個個起來反對他，和他為難。他們想盡方法來攔阻他，不讓他奉教，勸導他，哄騙他，恐嚇他，譏笑凌侮，辱罵毆打，甚麼話都說過，甚麼手段都施展過了，他還是拿定主意要奉教。

他的父母恨他這樣固執，就漸漸虐待他，不當他兒子看待了，有時候狠狠打他一頓，有時候不給他飯吃，其他的家屬也都說他不孝父母惹父母生氣，沒有一個不輕賤他厭惡他，甚至大家相約不理睬他，不同他講話。這幾月裏他在家庭中所受的苦楚真是難以言語形容，然而他依舊抱定宗旨不稍動搖，一切的痛苦他都忍受了。

到了陰曆年底，大家歡歡喜喜，預備過新年，郝柱子却又受到了一番更大的委屈，按照北方教外人的風俗，大年夜，家家點香燭上供祀祖敬神，通宵守歲，趕元旦天明，就點天香，拜過祖宗菩薩，然後合家圍坐吃餃子。郝柱子的父母料定他不肯燒香拜祖宗菩薩，所以先給他下一個警告對他說：「明天你要是不拜祖宗，你就沒名分吃餃子。」柱子說：「不得吃餃子倒不妨，燒香上供那是一定使不得的。」因此，元旦那一天，大家大吃大渴，逍遙作樂，柱子却躲在一邊，挨餓了一天，不但餃子吃不到，便是別的東西也不給他吃一點，讓他獨捱飢。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為了要恭敬天主，竟能忍受這樣的艱苦，可知郝柱子的意志真是堅定極了。然而天主還要試探他，要他受更大的苦，好教他立下功勞，堪膺天堂的賞

報，配得上致命的榮冠。

光緒二十六年五六月間，義和團的勢燄更見得十分猖獗了，直隸境內幾乎遍地皆匪，浙小鄉村中也有了拳匪的蹤跡，得朝村的教友眼見大難即在目前了，便急急捨棄家鄉，前往東陽台避難，郝柱子也就跟着他們一同前去。這當兒，東陽台的教友正在掘壕築壘，置辦鎗械準備禦敵自衛，對於外來避難的教友，盤問得十分仔細，並為慎防奸細乘間混入起見，凡是新奉教或是尚未領洗的教友一概不准留上。郝柱子進村時，東陽台的會長一聽說是望教人，就毫不容情立即把他揮出。郝柱子見得朝村同來的教友不論貧富老幼，都蒙收納，得到了安居避難的處所，惟有他一人不容留住，在這危難中無路投奔，當他獨自一人徘徊村外的時候，想起自己為了奉教，吃了許多苦頭，又遭這樣的災難，家裏既回不得，教友們又不肯收留他，孤零零無依無靠，沒處安身，他思前想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憂愁苦悶，若不是他意志堅強，更蒙天主特加扶佑，像他這樣初出茅廬未經世故的青年，必然灰心失望，把奉教這件事丟入東洋大海再不放在心上了，再不然，弄到這種地步無顏再見父母親友，或竟自尋

一死，免得被人恥笑，這也是很可能的事。所以這當兒郝柱子精神上感受的痛苦真是再大沒有，他處境的窮困，失落靈魂的危險，也已到了極端的地步。

然而他在這極端困危中既不願捨棄天主，也不怨教友的薄情，不怕親友的恥笑，總之，他仍不灰心失望，所以天主也憐憫他，啟迪他的心，引他投奔獻縣總堂。那時獻縣的總堂在張家莊，教友們都在那裏築寨守衛，教外人一個也不能混進。郝柱子到了張家莊，教友們一個也不認識他，誰都不放他進村。幸而他遇到了張主教的車夫盧萬齡，向他仔細盤問一番之後，就相信他確是望教人，只因張家莊人多找不到住處，又怕別的教友猜疑他，姓盧的祇得送他到大梅莊，把他安頓在自己家裏暫且做個傭工度日。這大梅莊也是個教友村，和張家莊相去不遠，有了事可以互相呼應，所以孝匪不敢去惹事，郝柱子住在那裏，倒也可以安穩自在。

不知怎樣，他的行蹤，被他的父母知道了。他的父親便給他送來了一封信，命他立刻回家。他見父親信上催得緊，還允許他以後可以隨意奉教，不再虐待他，便想孝敬父母是天主

的誠命，如今父親既然有命，也就顧不得路上危險，只得回家走一遭。他自己想了半天，又沒有人可以商酌，所以他就這樣決定了，於陰曆六月二十八日動身向得朝村進發。

大梅莊離得朝村八九十里，當天可以趕到。他出了大梅莊，只揀着僻靜的小路走，走了大半天沒有遇到意外，走到下午，離家只有十五里了，忽然遇到了一股拳匪攔住去路，開口便問：『你是不是奉教人？』郝柱子回說：『是』。拳匪們便一擁上前把他連拖帶扯，拉到一座小廟，逼他拜邪神菩薩。郝柱子毅然拒絕說：『殺死我也不能拜這些東西！』幾個拳匪就硬拉他到神像前，把他按倒在地，捺住他的頭作叩拜的模樣。郝柱子被他們逞強按倒，掙扎不得，便大喊：『我拜的是天主，不是這廟裏的小鬼。』拳匪們奈何他不得，便商議道：『他既然是得朝村人，我們就把他帶到得朝村，教他死在那裏便了。』說罷，就把柱子細起來，像牲口一樣連拖帶曳，把他拖到了得朝村。

據當時在場目親的兩個教外人李濟川和郝墨林講，柱子進了村，路過自己家門，便在街上跪下給父母叩頭，還喊他的母親請安問好，他的父母却並不走出來和他相見，也不想設法

搭救他。他走過本村聖堂前，見了十字架，便求孝匪們讓他跪下，念了幾遍經。出了村，走到刑場上，柱子先跪下，畫了一個十字聖號，才向孝匪們說：『如今我預備好了，你們動手吧！』當下，便有一個叫黃虎的匪，手起一刀先把他的右臂砍斷了。郇柱子依舊神色不變，不露半點恐懼的容顏，還以為他們要把他千刀萬剮，細細審割——這原是孝匪宰殺教友窮凶極惡的慣技——更大顯勇敢剛毅甘苦如飴的精神對孝匪們說：『你們砍吧，你們儘不妨隨便把我砍成千刀萬塊，每一塊還都是奉教的。』孝匪們聽了這些話，忿怒得和瘋狂野獸一般，立即刀槍齊下，霎時間就把他殺死了。

這樣，一個未曾領洗的望教人就在殉難時領了血洗，滌淨了靈魂上所有原罪本罪，一切的罪污，他的純潔無玷的靈魂頓時飛到天主座前領受了致命的榮冠，在天堂上開始度着永福的生活。

這件事發生於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郇柱子致命後，他的合家人賴他在天主前居間轉禱，便都棄邪歸正，認識了天地真主。

秦邊氏和二子二女致命的事略

直隸省任邱縣北羅村有一家熱心恭敬天主的教友人家，不但在本村中做得教友家庭的模範，也可以做一方的表率。這家姓秦，家主已經故世，遺下三子三女，由主婦秦邊氏撫育教養，一應家務也由她主持照管。秦邊氏年紀五十四歲，洗名依撒伯爾，丈夫去世後，教育子女，料理家務，一生辛苦勤勞，善盡做母親的本分，又且樂善好施，不時賙濟窮人，照顧病人，一鄉無不欽敬，如今子女都已成立了，長子國珍，三十二歲，洗名瑪弟亞，次子寶祿，二十三歲，洗名保祿，三子春福，十四歲，洗名西滿，三個兒子，自幼備受賢母教誨，都能熱心奉事天主，謹守聖教規誡，每逢主日，總要停止一切工作，專務恭敬天主。她的長女洗名亞納，三十歲，先在獻縣仁慈堂讀書，畢業後，在穆家莊教授經言要理，德表昭著，本村信眾無不稱道；次女瑪利亞，二十八歲，在獻縣讀書後，便也效法大姊，立志守貞事主，三女方濟加，當在幼年。庚子教難時，除了長子國珍在獻縣總堂參加自衛，卒獲保全，幼女方

濟加在危急時，得教外族叔救護留養，未遭毒手外，秦邊氏和兩子兩女，一家五口，悉被拳匪殺害，為天主捨身致命。她和子女們致命的情形，正是後來從方濟加口中得知詳細的，好像天主特地留下這目親一切的女孩子，為她的母親兄姊作證人，來表彰合家的光榮一樣。

那一年五六月間，匪勢益發猖獗了，到處殺人放火，專和天主教人為難作對。秦邊氏見時勢十分危急，便帶領五個子女，乘夜逃到穆家莊某教友家避難，母子們一連守了七天大齋，每天一齊拜苦路，念玫瑰經和別的經文，餘下的時候就念聖書，默想，預備致命。過了八九天，他們的蹤跡，不知怎樣，被匪黨發覺了，秦邊氏看着不安，便率領子女連夜逃到留村躲避。

一到留村，母子們就遇到了一個大誘惑，險些墮入魔鬼的陷阱。原來留村有一個教外人，是個大地主，家道殷富，却恨老來沒有生下兒子，只有一個女兒，他見秦寡婦的幼子春福，雖然尚未成年，却生得眉秀目清，器宇軒昂，真是一表人材，便一心看中他，要招他做女婿。秦邊氏母子們才在留村住定後，他就央人來說親，說：「只要你老人家應承了這頭親

事，不但令郎春福一輩子享福，連你一家人，也可以平安居住。義和團那邊，我去說句話就沒事了。」秦邊氏還沒有回答，春福却已明白那富翁是要他們背教了，便起身攔阻，說：「母親，你不要把我的肉身看得比靈魂重。我的主意已拿定了，無論如何決不離開你，要死，我們死在一起。」秦邊氏見兒子這樣勇敢有志氣，覺得非常欣慰，便說：「好啊，我兒，我們就死在一起吧！」為了這句話，母子們的死案，就判定了，那富翁原來和孝匪是一氣的，聽到了媒人的回話，說不出心裏又羞又恨，暗中便去知照孝匪，教他們快來拏捉殺害，尤其是春福這小子，非把他立即殺死不可！

秦老寡婦也明知這裏存身不得了，便又連夜帶了子女，三次逃難，可是這回他們投奔何處呢？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也顧不得，只求逃出了虎口再作計較。母子姊弟們受到的窘迫，真是再兇惡沒有了。亞納和瑪利亞兩位貞女知道這回逃出去必死無疑，所以動身前，姊妹倆互相幫助，把裏層衫袴密密縫合起來，連綴成為一件，因為她們不怕被匪殺死，只怕活落到匪手裏，遭受強暴，不得不縝密預防，以備萬一。

秦家母子們逃出了留村，剛走得一里多，就見拳匪們在後面趕來了。春福知道這些拳匪是專為他而來，第一要殺他洩恨，也就並不躲避，讓母親姊妹們走開，自己跪在地上，念經求天主等匪來殺。拳匪一到他跟前，便不問情由，刀槍齊下，頓時把他的靈魂送到了天堂上；接着，又把保祿砍了幾刀，才轉身回去。這是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一日，夜間的事。

小兒子死了，大兒子又受了重傷，渾身浴血，夜籠罩着大地，四顧莫辨東西，伸手不見五指，在這黑暗深沉的四野中，教這位年老的母親，帶領着三個荏弱無能的女兒怎麼辦呢？這樣遭難的情景，真是淒慘極啦！她一時不得主意哭了一場，只得跪下求主垂憐。她開始恭念聖母禱文，三個女兒和聲答應「為我等祈」。據方濟加講，這當兒，她見母親不覺悲傷，反表欣慰，她臉上微露笑容，反映着她一心愛慕天主依靠天主的深情摯意。

一會兒，黑暗中出現了一班人，這些是和秦家要好的留村人，知道他們在路上遭了難，所以結了隊來救應她們的。大家先動手挖了一個坑把春福掩埋了，把保祿扶起來，放在板床上，隨後便急急商議投奔到那裏。秦邊氏想來無處逃生，便決計回到北羅，死在家裏。一行

人於是向前開步了，有一個開頭兜提了一盞半明不滅的紙燈籠在前開路，後面便是垂死的保祿躺在板床上，由兩人担着走，秦家母女們在後面緊跟着一路走，一路念經求天主。

到了北羅村，只見本家老宅子已變成了灰燼，裏面還在冒烟，這時候秦邊氏母女們心裏何等難受啊！幾個和她們要好的教外人，還想勸她們背教，救自己的生命。她們寧死不從，秦邊氏想了一會，便帶了三個女兒，和一個重傷就死的兒子到祖墳上，等候死亡的來到。

母女們到了祖墳上，躲不到半天，北羅的拳匪們就知道了，由一個地痞王和尚領路，引一班匪徒跟蹤尋找，先把保祿連拖帶曳的拉回村中。當下便有人出來勸解，只要他肯背教，答應把兩個姊妹嫁於拳匪，一家人就可以不死。保祿雖帶傷受創，痛苦非凡，却毅然拒絕，毫不含糊。幾個教友朋友勸了他好一會，他總是痛痛快快的一口回絕，全沒有商量的餘地。大家討了沒趣，恨他固執，便扔下他走開了。拳匪們於是把她拖到村外西邊萬人坑地方，繞在一棵大樹上，拉開他的兩手用牙刺透了手掌，釘在樹上。同時拳匪們又去把秦邊氏母女四人捉到村中，逼迫兩位貞女背教出嫁。姊妹兩人同聲回說：『我們是天主的兒女，要殺要剮』

可以任憑你們，要我們背教出嫁萬萬不能！」在旁相勸的鄉人們又討了一場沒趣，不禁又羞又忿，說這兩個女子是瘋子，糊塗蟲，大家於是不再管這閒事了。拳匪們無計可施，只得押着母女們出村子，揀地方殺死她們。

這時候，母女四人知道死的時刻來到了，便都一心依靠天主，求主加以神力，好教她們勇敢承當這最後的苦難。秦老太太領着三個女兒，緩步前行，態度安詳，走出村外，全沒有半點驚惶畏怯的神情。北羅村的教外民衆爭先出來看熱鬧，大家擠到她們身邊，緊跟着不捨，秦邊氏便勸他們回家，免得見她們慘死，留着可怕的印像。有些婦女怪她們死在臨頭，怎的還能心神安定，全不憂急。她就說：「我們却和你們大大的不一樣。天主許給了我們永福的天堂，所以我們視死如歸，只有快樂，毫無恐懼。」一會兒，她們遇見了一個相識的婦人，手裏抱着孩子，在旁觀看。秦邊氏便止步對孩子撫慰一番，勸那婦人趕快回家，然後繼續前行。

剛走出了北羅村，瑪利亞忽然雙目失明，便喊母親拉着她走路。母親急急拉住了她的

手，安慰她，叫她別害怕。她們走到了梨園地，拳匪們就喝她們止步，準備動手殺死她們。秦邊氏下令似的，對匪衆大聲喊着：『先殺我的女兒！』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得一陣鎗聲，她和她的大女兒，便已欽彈倒地，為之犧牲了。這一天是七月十九日，春福被殺後第二天。

當拳匪們準備下手屠殺的時候，秦家有一個不奉教的族人，硬把秦邊氏的幼女方濟加拉就走了，安頓在自己家中，因此，方濟加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逃得殘生，沒有和母親兄弟們一齊致命。大概這個族人在地方上多少有一點勢力，方濟加的年紀又很小，不過是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子，所以拳匪們雖然也都知道這件事，却沒有強逼那族人把她交出。但無論如何，這總是天主的聖意吧。

秦邊氏率領女子，在穆家莊守齋祈禱，預備致命的時候，一天曾對自己的兒女們說：『我看見一座光明的十字架，週圍有七顆星閃爍發光。』這的確象徵着秦老太太的家庭，預示她和兒女們日後致命的光榮。

致命的大恩是平生修德的賞報

有時候，致命是天主給罪人們開解的「矜憐之門」。雖為一個素來不守本分，吸大烟不肯戒除的壞教友叫田若翰，他說：『要我守好十誡，我決不能救自己的靈魂。但升天堂還有一條門路，我就走這條門路吧』。他每天求聖母，賜他這致命的大恩，果然庚子教難時，他就於七月十五日被孝匪殺害了。

可是依照常例，惟有生平熱心恭敬天主的人，才能獲得為主致命的特恩。比方：河間外店村安德肋崔殿忠夫人現住永年代牧區主教崔若瑟的太夫人連氏，聖名巴爾巴琳，便是家主賜送的靈魂。崔太夫人年紀五十一歲，一生溫和良善，勤修神業，專心為教會服務，修飾祭台整理祭衣，又喜賑濟窮人，援助疾苦。一次，她收留一個乞丐，養在家裏好幾月，教他學習要理，給他預備領洗奉教。庚子教難時她和兒子味增爵，媳宋氏瑪利亞同時遇害。

衡水縣浪子橋有一位年高望重的老會長叫劉遠德，聖名保祿，年紀已有七十九歲了，生

平熱心出衆，德表照人，為一鄉所矜式。孝亂時，浪子橋的教友不多，大家逃到他鄉避難，只有他一人不逃，他的兒子叫香玉捨不得離開他，便也留在家裏伺候他。他每說為義致命，是天主格外的恩典，輕易得不到。所以他每天懇切祈求妥為預備，常穿着最體面的衣服，一手拿經本，一手拿念珠，等拳匪來殺死他。拳匪進村後，搜索到他的家中，他就這樣被匪捉住了，大模大樣走在大街上，好像出門拜客一樣。走到聖堂前，拳匪問他奉教不奉教，他就伸出五指說：『奉教到如今已五代了』，因此當場被匪殺死。

有一個姓魯的老婆婆，在路上遇到了拳匪。匪黨見他帶聖衣，就說：『你原來是奉教人呀！快快拉下來，否則我們就把你活埋在這溝徑了』。她回說：『那才是好運氣咧，我正憂沒子孫給我料理後事。你要是肯，就拜托你吧』。拳匪們聽了，想不到會在這婆子手裏吃了虧，不由得勃然大怒，一齊跳上去，抓住她扔在溝裏，把她活埋了。她一言不發，只親口說着聖衣，安心就死。

衡水縣 扈家莊 有一位老貞女叫 高秀琴，聖名瑪達肋納，年紀已有七十二歲了，她年幼失

志守貞，熱心事主，曾在各堂口訓誨兒童，教授經言要理，供職二十餘年始終不倦。她老了以後，雖然辭去了教學專職，仍搬到土路口居住，因為那裏是個大堂口，主日和大瞻禮日，教友們來堂祈禱的很多，恭敬天主，要比在危家莊方便得多。她平時喜閱聖書，每讀致命聖人聖女們的行實，不禁眉飛色舞，深願自己有一天也能為主捐軀，做這最高最大的祭獻。她在土路口住了十多年，只因一貧如洗，度日艱難，每天出外打柴挑菜，維持她最低限度的生活。然而她甘苦樂貧，衣食兩字全不放在心上，見了孩子們，總教他們熱心向善，和睦孝順，和教外人閒談，必勸他們進教恭敬天主。庚子教難時，土路口的教友都逃到唐邱避難去了，她却不逃，每天守大齋、念經、看聖書，一心預備致命，一聽半夜鷄啼，就急忙起身進聖堂，長跪祈禱，懇求吾主加以神力，好教她在危難中勇氣百倍，當得致命的苦難。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三，拳匪闖進土路口村，搜殺教友，瑪達肋納正在田野裏挑菜，便有人教她快快逃避。她非但不逃，反回到村裏，向聖堂走去，剛走到堂門前，就被匪拿住了，問她奉教不奉教。這時候，有一個教外老婆婆要救她的命，便插口代她回說：「不奉教」。高貞女一聽

大不願意，便攔住她說：『大嫂，你說差了，我是奉教的呀，到死也要奉教！』說着便轉身向孝匪說：『你們殺我罷！』她於是雙膝跪地，兩手撐在胸前，不住祈求，念着：『耶穌救我』。匪首一聽她的話，頓時怒氣冲天，一下就把她砍死了。

貞女范羅撤名惠姐，年四十九歲，是吳橋縣范家莊人，自幼守貞不字，熱心奉事天主，端莊貞靜，不苟言笑，侍人接物一秉至誠。她先後在吳橋各堂口教誨兒童二十餘年，孜孜不倦，盡職效勞，德表昭著，因此到處受人歡迎，教外人被化來歸，領洗入教的為數不少。她滿懷神火，愛主愛人的心十分深切，為主犧牲，更是她生平的素願，時常求天主賜她這重大的神恩。她致命前一天，雖在荒郊野塚間，和一位熱心女教友同過聖母升天大瞻禮，談話中，提起自己的心願，說：『為義致命是我多年來深切盼望的大恩典。如今我看致命的機會就在眼前了，請你為我懇求聖母加我神力，好教我勇敢犧牲我的生命』。

庚子年開始時貞女奉本堂司鐸命，到張鰲家村教授經言要理。到了七月初她見孝匪的勢釁，越見得兇險了，只得遣散學生，解職回家，豈知到了范家莊，才知家鄉的情勢也是一般

險惡，因此連夜出門，在郊野冷落的地方晝伏夜行，在運河沿岸的高漆田中，隨地藏躲，度漂泊的生活。這時正當發熱的大暑天，范羅撤員女在這驕陽烈日下，常懷着驚惶恐懼心，鎮天蜷伏在暑溼鬱蒸的草莽間，遇到了狂風驟雨找不到蔭庇，飢渴的時候也不得飲食，挨到了夜裏，才提心吊胆，摸到親友人家去休息一會，等不到天亮，又須逃出去躲避，這樣，一連過了幾十天，所受的苦難，真是難以言語形容。

然而魔鬼驅使的孝匪不放過范家莊的教友，更忘不了范家莊的這位聲名卓著，援救多室的守貞女子，心定要尋覓她的蹤跡，把她殺死了才罷休。到了八月十四的夜裏，貞女和那位好朋友在坵萊中同過聖母升天瞻禮時，覺得多年的心願快要實現了，滿懷神樂，便在不自知覺中流露出來。下一天，八月十五日一清早，孝匪們結隊闖入范家莊，專搜范惠姑，搜了半天搜不到，只拿住了她的胞弟永元，和另一奉教老人香保全，本來也就沒事了。不料本村有幾個不顧羞恥的浮蕩青年，想趁眼前無法無天的時候跟着匪黨侮辱天主教的守貞女子，便上前假殷勤，說他們知道這范惠姑的蹤跡，當下引孝匪們到運河堤下，就把范貞女搜到了，

這時候貞女已因通宵縣在高梁田裏凍餓疲乏，僵卧着半死了。可是她一見這些惡魔要走過來拉拉扯扯，就直跳起來，喊着：『不要碰着我，我是天主的女兒！』她說話時聲色十分嚴肅，這些惡少年被她一喝，不由得縮手。拳匪一見勃然大怒，逼她背教，又被她所斥，一團怒火更是按捺不住，就提刀砍去，把她的右臂幾乎砍落。貞女跪在地上，依然忍痛念經，呼號着耶穌瑪利亞的聖名，接着，又是一刀，砍掉了她的半片面頰。但貞女仍能勉強支撐，繼續祈求，衆匪徒於是一擁上前，刀槍齊下，把貞女連砍帶扎，渾身鮮血淋漓，才見她倒在地上，却沒有氣絕。匪黨見她不死，又把她丟在河裏，一會兒，她就氣絕身死了。算來在景州區內諸位致命中，范羅撤貞女的勇敢剛烈，尤足令人感懷起敬，便是當時教外人見了，也未嘗不驚訝欽佩咧！

深縣高士莊有一個新奉教的劉本源，小名雙岐，是庚子年春季中才領洗的。他的職業是木匠，所以他領洗時，就奉聖若瑟作主保。他雖然是個新教友却是非常熱心，當他學習經言要理時，便已虔誠恭敬，努力攻讀，一點也不放鬆了。早晚課和要理問答，他常不離身，一

有空閒就拿在手裏，研習誦讀，便是在工作的時候，也不住念着經，背誦着問答，他領洗後，才過了三個月，就遭遇着孝匪的禍害，便捨棄家鄉，東奔西竄盡力躲避。一九〇〇年七月二日，他在東陽台村，聚集教友協力抵禦孝匪，只因寡衆懸殊，被匪戰敗，只得乘夜逃亡，在黑暗中不辨東西南北，隨路走到了堤上村，却喜村中有一個教外人是他的老朋友，便去投奔他，求他收留，避過當前的急難。豈知世態炎涼，人情只重勢利，不顧友誼。這位朋友深恐自己為人受累非但不肯招留，反勸他反教回家向孝匪歸降投順。劉本源滿懷氣憤，就毅然告別出行，走到村外，因一夜不得安眠，疲乏已極便在路傍就地睡了一會。不料堤上村的游民地痞，知道他是個教友，已向附近握撲頭鎮的孝匪報告過了。第二天劉本源一覺醒來，起程上道，走得不遠，就被匪黨追上拿獲，把他細綁了，押到握撲頭大廟裏，用各樣慘酷毒辣的手段迫害他，逼他背棄天主，叩拜邪神。劉本源寧受荼毒誓死不從。為首的孝匪恨極了，就舉起大刀，猛力砍下把他的右臂膀砍斷了，問他：『還敢說奉教嗎？』他回說還是奉教，孝匪又在他左臂上猛砍了一刀，再問他奉教不奉教。他毅然回說：『到死要奉教，死』

了還是奉教！匪黨怒氣冲天，剝了他的皮，又把他的身體扯得筋斷骨裂；末了，衆匪刀槍齊下，亂砍亂扎，終於割下了他的首級。可是劉本源的身體依然直挺挺跪着不倒，使在旁觀着的教外人驚訝感歎，心裏不由得不欽佩他的剛強勇敢。實在一個領洗只有三個月的新教友不但甘心為主捐軀，更能忍受這樣劇烈的痛苦，到死不稍屈服，真是難能可貴得很哪！

劉本源致命後七八年，就顯了一個大大的靈蹟，使高士莊的村董棄邪歸正，救得靈魂。這個村董名叫劉海三是本源的朋友生平做着本村的大香頭，燒香拜佛雖然迷信極深，却很虔誠恭敬。到了宣統元年，他病重垂危臨死的時候，忽然對家人說：「劉本源帶了音樂隊來迎接我了，他教我奉教，同他去拜天堂，你們快去請奉教人來給我付洗吧」。當下，便有一個教友叫劉福齡，和另一教友同到他家裏先給他講明聖教要理然後給他代洗了。劉海三領洗後，快樂非常，再三囑咐合家人學習奉教，不久便安然去世。後來，他一家人果然全做了教友；高士莊人也有許多跟着他一齊歸化。

武昌城東傅家莊人傅殿祥，洗名保祿，年紀四十六歲，本來是教外出身，只因娶妻李

氏，是老教友，十分賢慧，才漸漸被他感化，終於進教恭敬天主。他領洗的時候，已和庚子教難發生時相去不遠了，可是他早就從李氏聽慣了經言要理，很明白聖教會中各樣的道理，所以他一朝奉教便有了堅固的信德。虔誠恭敬天主，比人格外熱心，便是老教友見了也要自歎弗及。庚子教難發生上一年，孝匪的勢燄已蔓延到景州武邑一帶地方了，殿祥的家族親戚大都是教外人，便齊來勸他反教，免惹禍殃，老一輩的便對他大加訓責：一班和他要好的親友們更再三央告，他明哲保身為上，苦勸他勿太固執，不妨暫時放棄了，等風波平息後，再大模大樣的奉教，他們百般警說，幾乎古敵唇焦，甚至有對他痛哭流涕的。這些話最容易動搖新教友的信德，以為只要心裏奉教，嘴裏說不奉教是沒有關係的。可是殿祥却和一般新奉教人的見解不同，他很明白向人說自己不奉教，便是背棄天主了，那是萬萬使不得的。所以人們無論怎樣說，他總是拿定主意，決不應允，不管人生氣不生氣。

孝匪們在武邑殺害了路趙兩位司鐸，傅家莊近在咫尺，當天就得信了。殿祥於是決計逃到很遠的晉州外甥婿家去避難，走到了深州蓮花池村，便想找飯店吃飯。豈知村中孝匪很

多，對來往的行人非常注意，見殿祥入村進店，神色張皇，便猜疑他是教民了，因此等他吃罷飯，就上前問他奉教不奉教。他毅然承認自己是恭敬天主的人。拳匪們也就自去吃飯，不再盤問，却等他走出村子，在後面緊緊跟着，一到空曠的田野間，立即上前攔住了，舉起長矛，向他身上刺去，穿透了他的肚子。殿祥頓時倒地昏迷，好像死去了，拳匪們就劫了他的行李，扔下他走開了。那天是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殿祥正在忍痛等死，把自己祭獻天主的時候，恰巧遇到了一個種瓜的鄉人走過。這是一位忠厚誠實的農人。殿祥便把遇難的情形告訴他，求他掩埋，並托他帶信回家，等亂事平定了，來收屍歸葬。他一一答應了，見殿祥重傷，却不至即死，便把他馱到自己家裏照料他，他受着劇烈痛苦，却又挨過了十二小時才氣絕，臨終時，不住呼號着耶穌聖名。忠厚篤實的鄉農，受了殿祥的囑托竟替他一一辦到；過了一年，風波平定了，李氏便率領全家前來收屍改葬，掘開土坑却見殿祥的屍體一點也沒有腐爛，不禁又驚又喜，地於是收屍回家，辦了上等衣衾棺木，發表告窆，送到祖墳上安葬。

壯烈的犧牲

棗強表德玉致命的情形真是非常壯烈，實堪和古羅馬時代被惡王虐殺的致命聖人們媲美爭先，永垂千古！

他是棗強縣東紫結村人，聖名保祿，年紀五十一歲：我們但看他死難時所表現的剛毅勇敢，堅強猶如鐵石的大無畏精神，便不難想見他平生崇高的聖德和愛天主的熱情了。在紫結村是個很小的村會口，教友寥寥無幾：庚子年拳匪作亂的時候，合村信衆，都遠遠逃避了，只有他留著不走，天天守齋祈禱，預備致命，到了六月初五日（公曆七月一日）武邑留仲鎮的匪黨進村搜殺教友，德玉就落到了匪手裏，細綁了，押到留仲鎮，等匪首發落。

拳匪在留仲設壇開廠，廣收黨徒，保祿到了那裏，只見滿廠全是匪黨，大都是四鄉前來拜師習拳的無賴少年，其中有幾個和他相識，便勸他背教保存生命。保祿非但不答應，反當衆高聲朗誦經文，又喊着耶穌瑪利亞聖名，對匪衆講起聖教道理來了。拳匪一聽，個個咬牙

切齒，恨不得把他立刻生吞活剝，當下就由匪首喝教帶到壇前，迫他跪拜邪神，德玉就說：「寧受萬死，決不向魔屈膝！」匪黨氣得目瞪口呆，就擺開刑具，拿出最殘酷最毒辣的手段，來虐害他，教他受盡劇痛極苦而死。

惡黨先用滾水灌到德玉的嘴裏，再澆在頭上，直到頭皮泡爛了，頭髮根根脫落才止，德玉安心忍受，全不理會，匪黨於是把他的手足細住了，拉緊繩子縛在兩根木樁上，使他面向下，背向上，平吊在空中，然後點着香，灼他的胸口，又在他背上用刀劃開了幾道創口，灌上煤油，燃着了燒起來。拳匪們下了這樣的毒手還嫌不夠，更想出種種殘酷的方法，來荼毒他，用鑽子鑽他的脛骨，又用削尖的篾片，刺進他的指甲。誰都知道十指痛歸心，這樣鏤心澈髓的劇痛極苦，便是生就鋼筋鐵骨的江湖上第一等英雄好漢也萬萬受不了，惡黨這樣毒治他，總以為他一定要叫饒了，即使不叫饒，也必狂呼亂叫大哭大喊，不再倔強了。豈知為天主致命的烈士勇夫，蒙天主特加扶佑，賜以神力神勇，一想到吾主耶穌代人贖罪所受的苦難，無論多大痛苦，都能甘心忍受所以裴德玉受了種種劇烈痛苦，始終剛強堅定，不叫一聲

屈，不哼一聲苦，只管斂神祈禱，一味依靠天主，求天主扶佑，低聲念着：『耶穌救我，聖母可憐我！』接着，又說：『一會兒，我升天堂了！』竟像不覺得痛苦一樣。匪黨毒治他，大工夫，弄得手酸臂軟，他却始終心神鎮定，把苦難當作甘飴，看死亡等於歸去，這種神祕的大無畏精神，拳匪怎能懂得，魔鬼的伎倆窮了，野獸一般的咆哮如雷，更是全不中用，只得罵一聲不知痛癢的東西，喝教拉出去斬首，一刀結束了這位勇士的苦難。

賢明的縣令

王奎聚和奎新是叔伯兄弟，奎聚洗名若瑟，年三十七歲，奎新洗名若望，年二十五歲，他們是冀州雙塚村人，都很熱心恭敬天主，謹守聖教規誡，奎新更是個有好表樣的好教友。庚子年五六月間，拳匪作亂，教難突興，雙塚村的教友不多，便都逃到威縣張家莊總會口避難。奎聚兄弟也套上大車，把兩家的眷屬送到張家莊安頓了，隨即空車回家，搬取衣服糧食和日用器具，好在那裏作久居之計。

雙塚村和張家莊相去六七十里，王氏兄弟本可當天趕回家中。不幸他們行抵南宮北關，遇到了頂盆大雨，不得不落店暫避。那時安座裏的旅客，十分擁擠，他們一到，就有人來盤詰探問，問他們是那裏來，到那裏去，有什麼貴幹？弟兄倆都是老實人，不會花言巧語，說話間露了破綻，就起猜疑了。當下便有一個身材高大，面目陰險的匪類，突然上前，問他們：「你們兩位想必是奉天主教的吧？」問起了這一句，王氏弟兄就不得不承認了，奎聚毫不遲疑，一口應承，說：「不差，我們信奉天主教，」却對那人瞪着眼，反問他：「這個，與你有甚相干？」那人受了奚落，就悄然走出，去通報孝匪。王氏弟兄也知他不懷好意，立即準備遁逃。奎新急急騎上驢子，加鞭逃出，可是奎聚剛出店門口，就遇見那人引了一隊匪黨迎面而來。他於是抽刀自衛，然奈寡不敵衆，他雖然武藝高強，終究孤掌難鳴，不久就戰敗被擒。孝匪們連拖帶曳，把他拉到村外，砍去了他的首級。

奎新逃出了虎口，不幸又陷狼窟。他騎着驢一路狂奔，不覺跑到了南宮城外十里鋪地方。這是一座小村子，離南宮縣城，正是十里，村中也有孝匪盤踞着。匪黨見他沒命奔逃，

就起了疑，齊來攔住他，問他奉教不奉教。他毅然承認自己是奉教人，孝匪便想殺死他。可是本村的董事人等却怕有後患，竭力阻止，匪黨只得把奎新押送縣衙門，請官定罪，立即正法。

南宮知縣郭大令是讀書明理，公平正直的人，見孝匪排外仇教枉殺無辜良民，對這種無意識的舉動早已痛心疾首，大不謂然了。所以他一見王奎新，便想救他出險，說：『你只要說一句不奉教，本縣就可以把你開釋。』他想人那個不要命，只說一句這麼無關緊要的話，就可以保全生命，那真是再便宜沒有了！豈知王奎新竟毅然拒絕，反說『我奉天主教，一輩子是奉教人，死也是奉教人。』郭知縣聽了非常詫異，萬想不到奉教人竟有這樣的勇氣，不禁暗暗低頭讚歎，却還想設法把他開脫，繞彎子勸導他，對他說：『你不過是奉教人家的車夫，不見得信奉主人的宗教，是嗎？』奎新回說：『不是，我真信奉天主教，如果奉教人該死，我甘心就死便了。』縣官見他這樣堅執，就無法可想了，却不肯定他犯罪，命差役暫且把他帶下退堂，私下教屬官去勸他勿再提起天主教三字，且說自己是奉教人家的車夫奉主人

命趕車回雙塚村就是：這樣的話，有甚說不得？不料奎新還是不答應，說：『這就是謊話哪！我不是車夫，實在是教友，那輛大車是我的啊！』

這當兒拳匪們已在衙門外等得不耐了，一時，衙院中人聲鼎沸，勢洶洶大聲叫嚷，要官交出犯人，讓他們帶回處治。郭知縣見事情緊急了還想作最後的努力，救這奉教人的生命。這當兒恰巧雙塚村的董事王新亮正在城裏。縣官知道他頗有些勢力，便急急着人把他叫來，對他說：『你們村子裏有一個人並沒有犯法，義和團却要把他弄死。我叫他出後門，你不妨讓他坐你的車子送他回家。』

不料這王新亮正是奉教人的死仇，他當面不好推却，只得托辭去把他的車子拉到後衙，脫了身，却到前衙把郭知縣的用意向匪黨和盤托出。拳匪們一聽頓時怒氣冲天，一聲吶喊，一齊舞動刀槍衝進縣衙，把二門敲得震天響。匪首在門前大喊：『皇帝有旨，把奉洋教的一齊處死。如果縣尊不把這人交出，就是違旨抗上了。』郭知縣一聽，不禁大為惶恐，只得把奎新交給了拳匪。匪黨於是押着王奎新出西門，到了校場上就一齊動手，把他殺死了。那天

是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日，奎聚被殺下一天。奎新致命時不住呼號着耶穌聖名，從容殉難。聖安才拉富利諾（St. Angela of Foligno）曾說：『基督的苦難要延長到世界末日才停止。』的確便是在中國，聖教會諸位致命所受的痛苦，可不和他們師主所受的苦難有些相像嗎？

又一保守教友掙得了致命的榮冠

衡水縣祝葛店村的張懷祿，到五十七歲才保守奉教，庚子教難發動時，他學習只有半年，還沒有領洗進教。他雖然年紀老了，一朝聞道，便懷着極大熱忱，專心一志學習經言，研究聖教要理，無奈他明悟上十分遲鈍，記憶力也非常薄弱，經言要理，讀過了就忘掉，費了好大工夫，經過十分努力，結果依舊一點都記不得。所以每逢公行祈禱的時候，他總喜歡和兒童們跪在一起，跟他們低聲唸誦，唸到確實記得的經文才敢出聲朗誦。有幾個孩子便笑他這麼大年紀祈禱時雖然虔誠恭敬，却不會開口念經，可是張老頭兒聽了並不害羞生氣，每說：

『無論如何，我一心愛慕天主，奉事天主，天主知道教我怎樣救靈魂，便是不會念經讀問答，也不相干。』

祝葛店在庚子教難時，是個新創的小會口，奉教的只有六七家。張懷祿出身大家庭，家屬很多，都喜歡燒香拜佛，迷信極深，所以他要奉教，合家人都極力反對他，想出種種方法來阻撓他。但他意志極堅強，儘讓人嬉笑怒罵，他的信心始終不動搖；要理經言好久學不會，依舊孜孜攻讀，毫不灰心。

庚子六月間，武邑城內的孝匪殺了路趙兩司鐸，匪黨的勢燄，就格外高張了。直隸境內遍地是孝匪，比較大一點鄉村市鎮都有義和團頭目設廠招徒，專和天主教人為難。祝葛店離武邑四五十里，雖則教友不多，還沒有被匪注意，可是地方上的游民地痞，已互相勾結，乘機敲詐了。他們向教友們勒索三百吊銀錢，六七家教友，但求得保平安，損失些錢財還是小事，便公推湊集，如數交付。張懷祿雖未領洗，也願攤派一份，和其他奉教人一般。他說：『我沒有受洗，却一樣是教友啊。』

買來的平安是不能久的，到了七月九日，拳匪們便成羣結隊，來村搜殺教友了。幸而教友們得訊較早，便各自逃走，未遭荼毒。張懷祿年老跑不快，就在路上被拳匪拏獲，拉回村中。幾個訛詐得錢的教外人被懷祿嚴詞責問，覺得說不過去，便替他向拳匪說項，說：『這個人不奉教，請大師兄放了他吧。』同時一個被捉的教友也說：『他連經都不會唸，怎算是奉教人呢？』懷祿聽了臉紅耳赤，十分慚愧，却怕錯過了致命的機會，就向拳匪們表示反對，還怕他們不相信，更用央告的口吻，證明自己是教友，他說：『我真是個奉教人，恭敬奉教人的天主。』接着又對那幾個教外人說：『我要是不奉教，你們為甚教我出錢保險呢？』匪首一聽，便確實知道他是教友了，禁不住滿懷怒氣，立即把他一拳打倒，其他的匪黨就刀槌齊下，亂砍亂扎，結果了懷祿的命，又砍下了他的頭。這位未領洗的望教人，經此血洗，就掙得了致命的榮冠，遂了他平生心願。

天主教是滅不了的

深縣祝家斜莊有一位地位極平常却有大德行的教友。這位教友名字叫劉子玉，洗名伯多祿，年紀五十七歲，是個燒窯的工人。他出身教外，沒有娶妻生子，一輩子度着孤獨的生活，但他奉教後，信德堅深，專心一志奉事天主，比老教友更見得虔誠恭敬。

庚子教難劇烈時，祝家斜莊的教友都往唐邱避難，臨行時，他勸劉子玉一齊動身。劉子玉却不肯去，說：『要是我能為天主致命，那是再好沒有了。』本村的會長便開導他，對他說：『為義致命是不容易的哪！要是你被拳匪掣住，一刀殺死，那還好受。可是落到官府手裏，說不定要受盡酷虐，你可受得了嗎？』子玉回說：『受苦越多，功勞越大，巴不得這樣才好呢。』教友們見他主意堅決知道勸也無益，便托他看守聖堂照顧各人的家宅，驅車前往唐邱去了。

下一天，他的教外親友們都來勸他反教，說上了一大套的話，直勸到深夜黃昏，却總勸不得他回心轉意，恨他固執不近人情，便都賭氣走了，向村長仔細回報。

這個村長稱劉老公生平最恨天主教。幾天前，他曾對人說：『這一次定要把天主教消

滅；天主教滅不了，我就不活着！」後來這話果然應驗，他惡貫滿盈了，就受到了天主的顯罰。當下他聽人報告，就裝腔作勢，說：『我早就知道這些人吃了洋鬼子的迷藥，再也勸不醒，明天我就進城去稟官。』

那一年深州的知州是曹景邨，對天主教素懷仇恨。他一聽說朝廷有查禁天主教的諭旨便覺得意洋洋，急急出示佈告，並派屬官下鄉查拏教民。所以這天（陽曆七月十七日）劉老公還沒有進城，他派的文縣丞已帶了深州城裏的滿功和尚到祝家斜莊來查拏。那姓文的一進村，就傳集各家的族長，問他們有沒有奉洋教的。幾個老年人齊聲說奉教的都搬到唐邱去了，現在村子裏一個也沒有。『劉老公便出頭反對，說：『怎麼一個也沒有？那劉子玉不是嗎？』官便命他領人去拏來。這當兒，劉子玉恰巧不在家；劉老公去時竟撲了一個空，又氣又着急，竟向子玉不奉教的姪子大肆恫嚇，要他把叔父交出來，找不到就拏他去見官。這個姪子便去找到了子玉，把村長話一一告訴了他。子玉說：這樣別害怕，我自去見官便了，決不教你們受累。』說罷，便坦坦蕩蕩回到村裏來。一進村就被拳匪差役拏住了。

這時候，文縣丞還要到別處去查訪，把拏辦劉子玉的事交托於滿功和尚等候辦理，和尚一見劉子玉拏到了，便上前問他：『你便是奉洋教的劉子玉嗎？』子玉回說：『不錯，我奉天主教。』和尚說：『如今奉天主教犯禁，你必須立即反教。』劉子玉說：『犯禁，我也奉教，要我反教萬萬不能。』他話一出口，便有一個孝匪在他背後放了一槍，却沒有打着他。

這時候，劉子玉被匪反綁着，知道多年期望着的時刻來到了，便含笑跪下念經求天主扶佑。孝匪們又問他肯不肯反教。他只當不聽得，問了三次不答應，孝匪就舉起大刀，惡狠狠砍他額頭。子玉的頭被砍落地身子也就倒下了，和尚便上前從匪手裏拿刀挖出他的心。這顆血肉的心還熱騰騰跳躍不止；和尚拿在手裏，高高舉起，教合村人觀看。劉老公便得意洋洋，大喊：『我們村子裏，天主教從此滅絕啦！』豈知天主教是滅不了的；天主上智的安排更不使人的明悟所能想像：『劉子玉致命後，不久，這仇教害人的村長，就犯下了竊盜的大案件，被捕下獄，監禁了幾個月，終於死在監裏了。更奇妙的，教難平息後，教友們從唐邱回來，驅車進東門，那一天，他的屍首也同時由家屬領回，裝車從西門進村，還家殯殮。自從

庚子教難發生後，不過幾個月就平息，拳匪們也都剿滅了，祝家斜莊的聖教會非但沒有消滅，更比從前興盛發達，劉老公要是再活着也就沒臉見人，所以天主許他賭的咒完全應驗，教他跟魔鬼永遠受苦。

劉子玉致命後，祝家斜莊的教友賴他的轉求，得到了許多恩惠，至今稱道不衰。

紅 色 的 百 合 花
全 書 六 卷

第一卷：

真福若瑟張大鵬傳。真福日羅尼莫，盧廷美，老楞佐，王賓，亞加大林貞女合傳

第二卷：

真福若瑟張文瀾，保祿張昌品，若翰羅廷蔭，瑪爾大王羅氏合傳

第三卷：

真福文若望司鐸，瑪爾定吳學聖，若望張天申，若望陳顯恆，路濟亞易貞女合傳

第四卷：

亞納亞貞女傳

第五卷：

血染黃河上集

第六卷：

血染黃河下集

香 港 真 理 學 會 出 版

紅色的百合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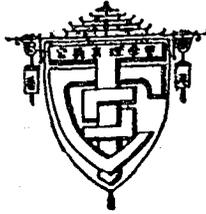
第五卷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初版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再版

承印者：	出版者：	編譯者：	定價：
聖類斯工藝學校	香港眞理學會	王昌社	港幣四角

24
101063
139
L4

101063
(39)



H. K. \$0.40

T-5

48